

反三國志

于存







三 卷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讎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立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渡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第十八回 侈親征魏武帝逞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第二十回 急援兵賈詡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第二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 反三國志

###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且說吳國太病勢，日漸沈重，孫權晝夜侍奉左右，衣不解帶，每聽國太口中時常念着周瑜名字，孫權聽得，亦自傷心，忍淚寬譬，總不能解。其時孫權有小妻趙氏，聰明絕世，三國中有名的針神，能以方尺蜀錦，繡成列國地圖，靈心巧思，藐無儔匹。

當時趙氏見國太病重，孫權日益憔悴，背着人跟孫權說道：主



公母親平生所喜兩人，只因公瑾早夭，母親時常思念，公瑾既能復生，小姑近在荊州，一水之隔，只遣人前往告知，小姑必念母親之恩，決回探視。劉使君雖在西川，關將軍信義著於當時，秉燭待旦，海內皆知，能以禮自持，必能以恩相諒，決不阻小姑之行。母親因念公瑾而得病，得見小姑，病當自愈，區區藥餌不爲功也！一席話，說得孫權如夢初醒，說道：「卿言甚是，孤因公瑾新逝，老母染疾，心緒不寧，未曾想及。」隨即出到外堂，令孫韶齎了自己手書，一來報謝雲長遣元直弔唁公瑾之情，二來告知妹子老母病重之信，即行前往荊州。孫韶領命出府，立時就道不提。

且說荊州方面，徐元直奉關將軍命令，用劉使君的名義，赴建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業弔祭周公瑾，回轉荊州，報知雲長，並言魯肅接統水軍，張昭入參大政等一切情形。雲長詢悉，入內稟告孫夫人。孫夫人歎息道：公瑾一亡，吾兄輔佐無人，吾母亦當憂思致病矣！言罷，潸然淚下。少婦獨居，每多生感，何況真正有這傷心的事兒！雲長啓道：嫂嫂請放寬心，待羽啓知皇叔，以便嫂嫂回家省視，嫂嫂意下如何？孫夫人含淚道：就請二叔修書前往。雲長領命，自去修書。

雲長剛差人前去西川，孫韶早已到了，先見過雲長，致吳侯答謝弔唁公瑾之意，然後求見孫夫人。雲長陪着孫韶進內，孫夫人出到內堂，孫韶上前參見，呈上書信。孫夫人當面啓視，不覺淚流滿面，痛哭失聲，回頭叫侍女，將孫權手書轉呈雲長。雲長雙手接。



過。見。書。內。詳。述。國。太。致。病。原。因。病。中。情。狀。悽。情。苦。語。甚。覺。酸。辛。雲。長。素。來。義。薄。雲。天。心。高。霄。漢。對。於。倫。常。非。凡。懇。切。叉。手。稟。道。今。國。太。病。重。皇。叔。遠。在。西。川。未。能。前。去。問。候。嫂。嫂。近。在。咫。尺。理。應。回。吳。侍。奉。湯。藥。孫。夫。人。嘆。道。婦。在。夫。家。當。稟。命。而。後。行。未。得。皇。叔。命。令。如。何。是。好。雲。長。稟。道。嫂。嫂。之。言。甚。是。但。西。川。道。遠。往。反。日。期。須。得。一。月。國。太。高。年。重。病。萬。一。日。暮。不。諱。嫂。嫂。豈。不。抱。恨。終。天。皇。叔。大。仁。大。義。決。不。因。此。見。怪。嫂。嫂。即。日。便。請。先。行。省。視。容。羽。再。啓。知。皇。叔。國。太。病。愈。嫂。嫂。即。速。歸。來。川。中。現。已。大。定。早。晚。必。差。人。前。來。迎。接。嫂。嫂。也。孫。夫。人。連。聲。道。是。雲。長。陪。着。孫。韶。出。外。休。息。孫。夫。人。忙。着。收。拾。行。李。將。阿。斗。交。付。雲。長。夫。人。暫。爲。撫。養。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不帝密

次日清晨，雲長派了幾隻戰船，並大船一艘，在江邊伺候，隨與徐庶馬良文武官吏，恭送孫夫人上船。上船之後，雲長躬身稟道：國太病愈，主母速回，先期示知，羽當遣人前來迎接。孫夫人連聲答應，眼看船去已遠，方才同文武回城。徐庶歎道：公瑾一死，江東政令不齊，若曹氏加以讒言，主母歸來，未知何日！雲長道：元直有所不知，主母剛毅性成，深明大義，決無不歸之理。徐庶道：君侯所言者，理庶所論者事耳！秦穆公之伐晉，鄭武公之滅胡，均爲婚媾，歎作仇讐，世事無常，何可概論！主母婦人英氣過甚，恐不令終，懼將因此顛復也！雲長歎道：果如君言，則江湖之間，又將糜爛矣！兩個歎息回府，修書報告立德去了。



却說孫夫人帶着姪兒孫韶，由江陵動身，沿途江夏徐盛，九江甘寧，均派人迎候。孫夫人見母心急，都教孫韶謝却，輕舟順水，早到建業。孫權日日派人伺候，那日到了，孫權好生歡喜，兄妹見了，喜極而悲。府中女眷，都來迎接，簇擁到國太榻前。國太病得骨瘦如柴，游絲一息，孫夫人走近前，輕輕叫聲母親，女兒回來了！國太張目一觀，愛女回來，精神一振，慢騰騰的携着孫夫人手，喘着氣道：女兒你幾時回來的？莫非是做夢？孫夫人含着淚說道：母親！不是做夢！國太的病，本是思慮傷神，見了孫夫人，心便寬了許多，才少許吃點子粥，孫權自是歡喜。孫夫人伴着老母，小心寬譬，那病一天好似一天。依着國太意思，要叫孫夫人回轉荊州。孫夫人因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審

國太病未全愈，恐有反復，決意多住一半月，自己作了一書，告知雲長，略言母病稍愈，尙須留侍，一俟告痊，卽當西上。又作一書，請雲長轉達皇叔，吩咐原來荊州船隻先回，國太病愈，卽坐江南船隻回轉。從人領命回去荊州不提。

在此孫夫人回江東的時候，穆順同着關平，早到了成都，玄德排着香案，接了旨意，痛哭流涕，設筵款待穆順。穆順滴酒不飲，要回許都。孔明道：穆監此來，許昌料已知曉，若是再回，必無好處。穆順道：軍師順奉命之日，卽置性命于度外，此番如天之福，幸不辱命，間關跋涉，至成都，目覩皇叔軍容之盛，漢室光復有期，當回報聖上，以釋愁懷！軍師當勸皇叔早正大位，上符聖意，下順民情。



早興討逆之師，以定中興之局。順之生死，何足計也！

孔明與諸將見穆順說得激昂慷慨，無不爲之動容，便說道：「足下既必欲回轉許都，若得見聖上，便煩轉奏皇叔，即日當統率大兵，東出漢中，南收關輔，雲長出兵宛洛，逕向許昌，請聖上暫釋愁懷，臣等當以全力滅曹氏也。」穆順離席拜道：「願公等無忘此言！」玄德釀酒道：「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苟渝初衷，神明不佑。」穆順稱謝。

筵散，玄德仍令關平護送穆順回荊州。關平領命，與穆順回到荊州。穆順辭過雲長，由荊州去到襄陽，由襄陽去到南陽，仍復更換衣裝，星夜向許昌進發。不幾日，到了許昌，先至伏完家中，告知一切，便要回宮。伏完道：「穆公公操賊近來，派人晝夜嚴防宮門內。」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外，公公此去，懼遭不測。穆順道：順之出宮，有所懷挾，尚不畏操，今都無所有，更何畏也？辭別即行。伏完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那穆順剛至宮門，曹操適從裡面出來，看見穆順滿面風塵，心中估計道：他是一個太監，日在天子身旁，爲何風塵滿面，其中定有緣故。穆順向前參見，曹操也招呼幾句，便自去了。却即時遣人暗暗告知女兒曹妃，教他留心偵伺。那穆順見曹操不問，竟自出去，心中無限歡喜，進得宮來，見過帝后。帝與伏后，見穆順安然無恙，回到許昌，不覺大喜過望，即屏開內侍，詢問穆順，順一一奏知。却不隄防曹妃早已買通伏后身旁宮女，伏在屏後，聽個結實，去到西宮，盡情說出，曹妃立繕書函，遣人飛報父親。





曹操接書一看，聞得玉璽出宮，不由得大怒起來。自家早預備稱帝，實行受天明命，既受永昌兩句吉利話兒，誰知道又被伏后設計，穆順私行，生生的送入西川。當初徐璆刦了袁術靈柩，得了傳國璽，獻與孤家，孤家以建安在孤掌握之中，不妨與之，以爲孤後來禪讓光彩。如今是到了劉備手中，非滅了西川，不能再得！越思越惱，越想越恨，立刻叫華歆帶領軍隊入宮，問帝要素玉璽，令郝慮領兵去伏完宅中，把伏完拿來見我，二人領兵，分頭自去。

華歆手執利劍，闖入宮中，建安皇帝情知不好，硬着頭皮問道：華卿入宮，所爲何事？華歆氣忿忿地答道：奉魏王令旨，索傳國玉璽一觀。帝答道：傳國玉璽，乃受命之寶，帝王之物，魏王人臣，要之。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何用歆怒目圓睜道：祇借一觀，誰要他來！帝答道：此物決不能借。歆大怒道：此寶原係魏王送與陛下，魏王借觀，陛下都不答應，爲何却輕輕送與劉備？穆順見事已敗露，走上前來，叫道：華歆逆賊，送傳國璽與劉備，都係我一人主意，是我親自送去，與陛下娘娘，都不相干！華歆分付左右將穆順綁了，帶出宮去。回頭望着帝后道：待我訊出實情，再來與你二人算帳，隨押着穆順，來見曹操。

曹操正在那裏拷問伏完，伏完死不招認，曹操一見穆順，笑道：穆監，你多受風霜辛苦了！穆順道：爲國盡忠，敢云辛苦！操問穆順，送璽是何人主意？穆順道：是我見你這逆賊，帶劍入宮，威逼陛下，心中不忿，私盜傳國璽，送到荊州，交關將軍收了，要他火速送入



西川，教皇叔卽登大寶，重興漢室。曹操道：你見關將軍，關將軍是怎樣說法？穆順道：關將軍怒髮衝冠，言當日許田射獵時，悔不殺了你。這個逆賊，操大怒，教將穆順伏完，一同斬首，二人至死，大罵不絕。又叫殺了伏完全家，分付華歆領兵入宮，看守帝后，靜候後命。正是：

不密失臣，龍困豫且之網，何緣作賊鳩媒。帝后之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演義孫夫人之歸，以計歸者也。周善下書，國太病危，只是孫權搗鬼。認母病危，則不孝；誑妹離夫，則不義；棄孝義于千秋，而一心去想荆州，是孫權不成人子。極矣。再寫趙雲截江奪回阿斗，原定擄人獨子，勒贖荆州之計，又不成；乃只空將一妹騙回，致逼下梟姬沉江之事。如此孫權，直同盜賊行爲，豺狼面目。厥後孫夫人見母無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從

病既無如何下文，吳國太見女大歸，亦無他項異論，又皆爲太背前文，無可理解者。今就周瑜一死，年老憂多，觸處生悲，竟將國太寫成眞病，病有眞因。於是趙姬陳言，孫權提醒，光明正大接妹而歸，以解母懷，獲痊親疾，則孫權孝義，可無愧見稱於江東，並可迴顧演義前文不少，不儘可作翻案讀也。夾寫關公大義薄雲，倫常懇切，恭送歸舟，暗爲不報皇叔，代主聽行作一補筆，周旋得好。因入徐庶深思顧慮，遠見根觸一段議論，更爲下文不歸作伏筆，有山迴水轉一徑通幽之妙。而亦寫雲長自雲長，徐庶自徐庶，人物不同之筆，所必應有別者也。

漢末喪亂，始於桓靈崇信宦官，中涓既橫，外戚乘之；以至朝政大非，盜賊讜起，天下分崩，乃開三國之局。不圖易祚當塗，炎劉將絕之際，外戚乃有伏完，中涓乃有穆順，二人忠義，邁軼等倫，卒不可不特筆以書。斯誠芳草尙存於十步者。故本書於穆順由許入川，由川回許，一來一去，皆詳筆叙之，又不以宦官之筆狀之，曰商人，曰溫文爾雅，曰先生，曰足下，前後兩回文字，除伏完口呼外，胥不以內相公公等字樣相稱，此均一



字所褒者也。至玉璽既入西川，身無所挾，此與演義藏書髮內，以致倒戴其帽之情，便自不同。出入宮門，尙何所懼而洩其密，乃以風塵滿面見疑，遂有暗令曹妃密伺之舉，文心至巧，而亦誅操並及其女之筆藉翻。伏完三族罪案，以見賊女雖賢，不免連坐，內入助逆，則又片言而貶者也。一褒一貶，穆順伏完，縱辱漢末宦官國戚之次，寧不獨有千秋。

逼宮案內如華歆郝慮之徒，春秋大義，在所必誅，自不惜甚其大惡，既入宮而索璽，復辱帝以算帳，更以領兵監守帝后之罪，盡加其身，使惡如邱山之積，而後世人欲食其肉之忿毒，乃下逮九幽，莫知所屆。在演義則如彼，在本書又如此，是乃雙料罪人矣。不寫杖弑伏后者，不許操可加罪於君后而殺之也。殺穆順僅及其身，殺伏完僅及全家，又皆不許操得行三族之誅也。翻案之中，其義之嚴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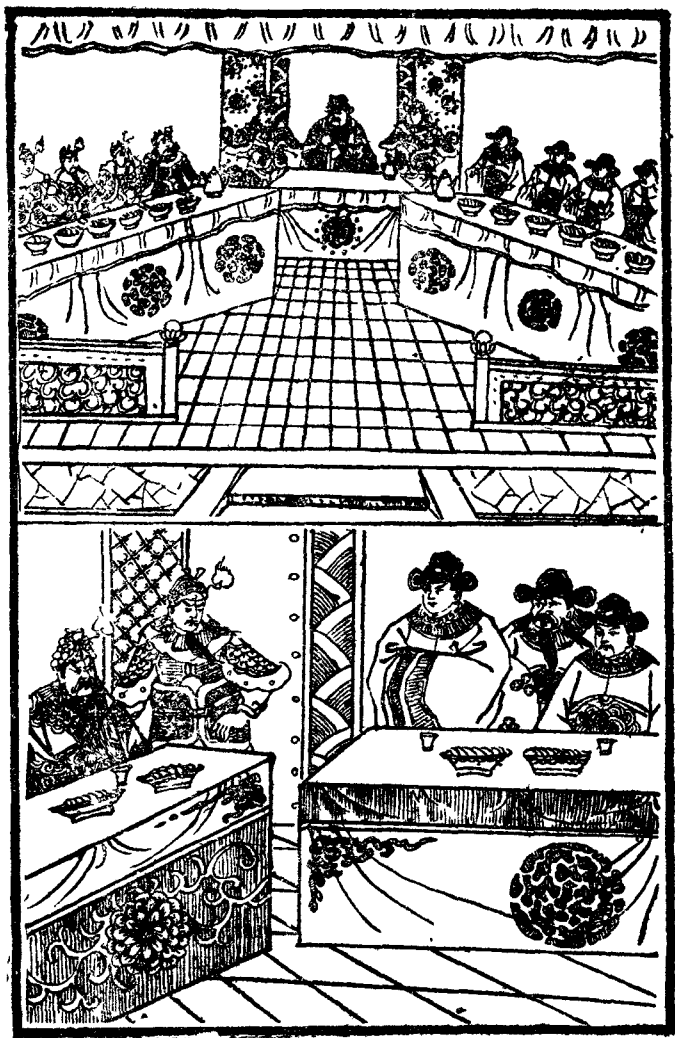




第十二回 賦歸寧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富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 反三國志

###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向來我們中國有一般土聖人，傳下的格言，連篇累牘，中間有兩句很警策的話，說道：欲求生受用，須下死工夫。自從這兩句話發生以來，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一直傳到於今，又改良到做官發財起洋房子討姨太太諸問題，愈鬧愈糟。把一個好好的中國，弄成了破瓦頹牆，都是這兩句缺德的口號，造下了這無邊罪



孽，這是爲何？原來他這種話，就是表現四民失業不安本分的眞象。打從第一個牛皮大王蘇秦說起，農不成農，工不成工，商不成商，士不成士，吹牛拍馬，游說諸侯，發篋讀書，引錐刺股，搖唇鼓舌，大掉槍花，不過爲着黃金駟馬，六國相印，歸驕妻妾，還逼着他嫂嫂，務要說出畏叔多金，方才快心滿意，到底有何益處！陳勝輟耕坐嘯，項羽欲取而代之，行險徼幸，愍不畏死，開出世界多少亂原，壞了國民多少心術；什麼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民國成立以來，一二等牛皮留學生，空口說空話，馬上就是總長、次長、督軍、省長，一步登天，比擲陞官圖還快，怎麼不教人人思亂！他們各位，若是逆取順守，肯替國家稍盡心力，何嘗不可？難道務必？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要。那。行。尸。走。肉。的。老。將。就。木。的。人。方。足。以。表。率。諸。僚。弘。濟。艱。鉅。麼？  
誰。知。道。他。們。都。是。受。了。那。欲。求。生。受。用。須。下。死。功。夫。的。遺。毒。實。行。  
那。升。官。發。財。起。洋。房。子。討。姨。太。太。的。宗。旨，一。人。得。道，九。族。升。天，這  
種。時。代，任。你。諸。葛。復。生，孔。孟。再。世，也。只。好。望。洋。興。歎，末。可。如。何。了！  
求。如。前。清。劉。蔭。渠。之。始。終。不。改。布。衣，近。代。王。聘。卿。之。騎。驢。正。定，已  
經。是。麟。角。鳳。毛，佳。人。難。再。了。

單。說。三。國。的。曹。操，詩。文。開。八。代。之。先。河，武。略。冠。一。時。之。儕。輩，春  
夏。讀。書，秋。冬。射。獵，英。雄。氣。概。比。之。草。廬。抱。膝，尚。覺。較。勝。一。籌。據。依  
矮。張。松。歌。功。頌。德。之。言，他。老。家。也。可。算。得。姜。子。牙。七。殺。三。災。後。第  
一。個。人。物，到。了。晚。年，就。該。樂。天。知。命，不。料。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在那袁紹初平許都安枕的時候，却在漳水河邊起造銅雀台，雕梁畫棟，曲室幽房，左右還架着玉龍金鳳的天橋，美人鍾鼓，充牣其中，管領春風的，却懸缺以待喬公二女，實行住洋房子討姨太太的主義，號稱當世英雄，尙且如此，其不英雄者更可一望而知。但是黑山官渡，濮陽潼關，不知糟塌了多少良民百姓，狼藉了多少勁卒精兵，才造就了曹操這一位英雄。這一個銅雀台，又不知耗了多少生民膏血，台中陳設，又不知折算了多少兵馬錢糧，凡屬血氣之倫，當莫不同聲痛恨。偏有那些骨董名士，弄了一半截瓦兒磚兒，磨成硯台，置之高座，還要自欺欺人，硬說是某年出土，建安某年造，真正老銅雀台瓦哈哈！又算什麼？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這真是石敬瑭笑桑維翰的話頭，眼孔未免太小了。

閒話少提，書歸正傳。曹操自從殺了伏完穆順，命華歆領兵監守建安皇帝夫婦，自己就想正式做起大魏皇帝來。那一日，邀請滿朝文武官員，赴銅雀台大宴。你說閻王下請帖，註定三更，誰敢挨到四更？日中時候，滿朝文武都已來齊，侍立兩旁，敬候大駕。曹操聽得衆文武都已來齊，緩緩的駕著乘輿，警蹕傳呼，來到台前，衆官下位恭迎。那時孔融因骨鯁不阿，被曹操命郗慮將他全家誅戮；荀彧荀攸叔姪二人，本是曹操手下第一等謀士，但因家世都是漢朝的望族，可稱得起世受國恩，雖受曹操不次之遇，然於大義上尚還明白；因魏王九錫，不甚贊成，激惱了曹操，叔姪



憂懼不過，雙雙服毒而死。漢朝的大臣，只剩下太尉楊彪，太傅王朗，司隸校尉鍾繇，都是御審裏定作的一色。不倒翁，連痰嗽都不敢作聲，那裏還敢說話呢！

當下銅雀台前，左右前後，圍繞着羽林騎士，台上滿佈着期門，飲飛，曹操坐在當中，左邊曹洪，右邊許褚，全副披掛，站立兩旁，衆官依次屏息坐定。酒過三次，曹操舉酒，對衆官道：「孤有一言，諸君靜聽。衆官側耳靜聽。」操高聲道：「古人有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漢自桓靈以來，昏主迭乘，權奸當道，殺戮忠良，塗痛四海。張角大亂於六州，董卓擅權於朝列，李郭傲擾九廟，阡危漢祚之延，不絕如縷。孤以孝廉起兵，討賊，賴諸文武協力同。」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宮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心所向有功，得有今日。孤於漢室，不謂無功。孤於當今，不謂無德。而昏主乃睚比羣小，過信艷妻，背德負恩，忍心反噬。孤得傳國璽於九江太守徐璆，不以自私納之。宮府此心清白，可質鬼神。乃昏主不以爲德，反以爲仇，密遣內官私齎重器，結連劉備，欲以圖孤。孤幼時讀李陵與蘇武書，言韓彭蒯醜絳灌繆綬，嘗深鳥盡弓藏之恨，以爲子胥文種係奴隸之材，絳灌韓彭皆駑駘之輩，不能自有樹立。攀龍附鳳，貴賤隨人，俯首受誅，死而不寤。孤甚痛之。子輿有云：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孤將一雪絳灌韓彭之恥，而伸寇仇土芥之言。諸公以爲如何？言時，目光如電，聲色俱厲。衆官震慄，皆不敢回答。



只聽得貴族席上，有一少年，出得席來，向操再拜，連道：不可不操帶怒視之，乃四子曹植。那曹植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素來腦筋尙還清晰，操愛子甚於倉舒，此時聽見父王發出實行代漢之言，滿朝文武，噤不敢聲，自己就想道：就使父王稱帝，那東宮太子，仍是子桓二哥，也輪不到自己頭上，不如犯顏直諫，到可博個美名。這是段芝泉不願意袁世凱做皇帝的一般見解。

曹操見是愛子出頭，不便呵斥，問曹植道：童子何知，有何陳說？曹植啓道：父王！自古禪代之際，皆當應天順人，漢祖兵臨霸上，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光武大戰昆陽，風雹助威，北過趙地，河冰驟結，天心厭亂，故丕佑一人，以康庶物。今幽冀連年荒旱，許昌黃霧四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富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塞，魏王邸第，時有火災，漢運未衰，懼將不勝，操帶怒道：讖書明言金刀運盡，代者當塗高，鄭司農一代經師，當非誑語。植叩首道：圖書讖緯，盡屬妖言，詭誕不經，勉強附會，鄭玄據以解經，高識之士，方爲騰笑。父王奈何，信以爲實耶？且天下歸往之謂王，世爲宗主之謂帝，今孫權跋扈於江南，劉備縱橫於荆楚，大河以外，無復來庭，長江之南，聲教不被，父王卽有志唐虞，亦當俟四海廓清，六服同化，渙汗大號，猶未爲晚。

曹植一席話說得有條有理，曹操正待設言回答，只見曹丕出席說道：四弟之言甚謬，昔周武假號於西岐，卒夷殷紂，漢高稱王於關輔，終殪項羽，自古五運迭興，羣帝相襲，乘時肇運，謂之真人，



濡滯不行，謂之事賊；漢家命運，摧蕩無餘，父王柱石中朝，得以苟延餘息，嬪代稱號，天與人歸，孫權劉備，偷息西南，大統攸歸，偏隅易定。若必遷延歲月，坐俟河清，此越王所云天與不取，必受其咎者也！

曹操聞言大喜道：「吾兒之言是也！」叱退曹植，再問衆官。衆官齊聲道：「世子之言，應天順人，某等皆同此意。」華歆啓道：「丞相之意，既可令滿朝文武聯名作書勸進，以昭應順。」操大笑道：「子魚何迂腐乃爾！豈不聞知者作法，愚者守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乎？可行則行，何俟於勸？若其不勸，豈遂不行？欺世盜名，孤不爲也！」歆再拜道：「丞相高明，人所不及，惟古人得天下者，不出兩途，非出征誅，卽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由揖讓，敢問丞相，道將何從？操笑道：建安孤寄，何用征誅？應運代興，毋須揖讓。孤自帝，自王，有何不可！歆啓道：不如令建安揖讓，以協人心。操笑道：此事卿試爲之，孤稍俟之可也。隨卽散會，紛紛下台。華歆自去安排一切。正是：

自帝自王，何用虛文禪讓。半遮半掩，幾同商婦琵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天下大事之壞，皆文士成之，而以吾國史中爲最。蓋歷代以士列四民之首，大奸大匿，收拾人心，自納士始；大豪大猾，廣樹聲名，自養士始；愚民政策，省重科舉，自愚士始；暴君專制，焚書坑儒，自殺士始；史乘歸美，修禮明經，自禮士始；頑民向化，微厥精光，自徵士始；幾若一士來而三民可棄，一士去而三民不歸者，士旣獨重如此，





奈何天下大事，不壞其手乎。演義方寫興設學校，禮延文士，卽後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尊曹操爲魏王，至極天極地，伊周莫及。草詔冊者，則有鍾繇，謂櫛風沐雨，自古人臣，無此大功。表九錫者，則有董昭，乃稱越古超今，唐虞無以過。應法禪讓，以順天心，共奏禪位，入逼漢獻，則同惡者，又有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廙，劉曄，陳矯，陳羣，桓階等四十餘人。若草詔則屬陳羣，捧璽則出華歆，作表則命王朗，持節則由張音，受禪臺之議，最後發於賈詡，而肇篡逆之萌，稱舜母玉雀入懷之瑞，以符銅雀者，最初又早有荀攸。凡此若而人者，孰非文士之流，而居四民之首，頌德歌功，篡逆且甘心輔導，而有不壞天下大事者耶！履霜堅冰，所由者漸，故銅雀之臺一成，卽受禪之臺已伏。試觀演義宴銅雀時，操爲文王之言，遽發於口，自明孝廉精舍，以待清平，非孤始願所及之情，滿志躊躇，何莫非對承旨希顏文士望風而發。銅雀之前，暗窺向背，惡固不敢曰未萌，而言爲心鑿，篡志之成，則吾謂必始於銅雀也。然則瑞啓當塗，大陳天命，自應特書會於銅雀，最屬誅心作者之意，殆猶如是與吾同一見解，特以感於時會，借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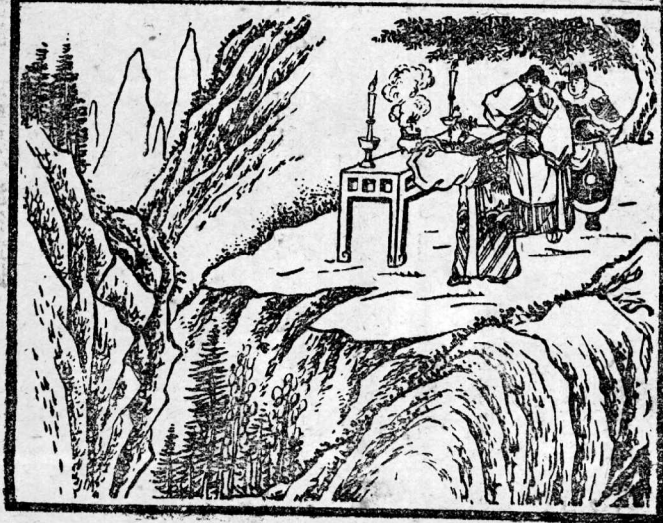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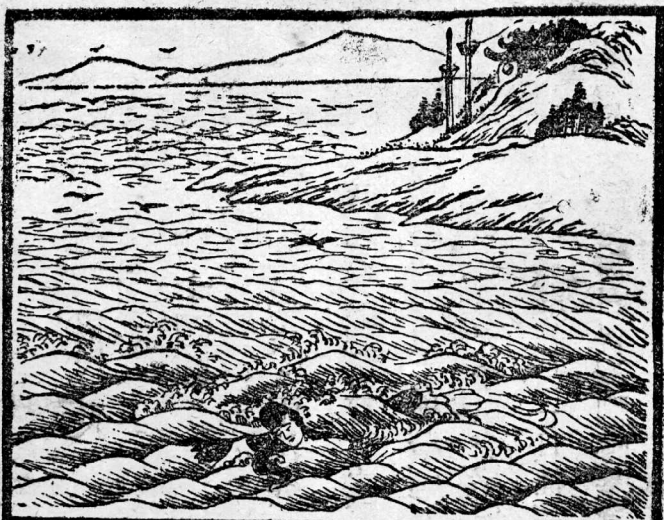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秦鞏古之政客落筆，又不屑齒數文士焉耳。

作者代操發言，將蓋代權奸聲口，寫得虎虎如生，紙上活脫呈一曹操，每讀此回，不禁痛飲擊節，必如此始稱千古獨步之曹操，而一讀至孤將一雪綠灌韓彭之恥，而伸寇仇土芥之言二語，又輒爲之舌橋不下，渾身三萬六千根毫毛根根皆戴，真不知當時台下衆官如何震慄也。至對子魚大笑數語，所謂可，則行何俟於勸，及建安孤寄何用征誅，應運代興何須扭讓，自帝自王，有何不可等語，乃如篡位格言。吾國歷史中，只一曹操够。此等言詞的資格，欲自作文王，今借筆寫來，更將千古奸雄一齊罵倒。袁世凱之大典籌安乃，愈覺臭騰萬世，如操袁地下讀此，當不知如何抱頭痛哭，死得不值也。玉龍金鳳拱，駕雙橋銅雀中央，寶啓篡志，議出於植，植亦罪人，作者雖爲開脫，然以失望東宮，比於干木，其間貶誅，毫未失出。而借寫大河以外，無復來庭，長江之南，聲教不被數語，蓋亦羯鼓之過，欲罵當時軍閥，方故爲此曲筆耳，非有狐兔之悲，從宥子建才也。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 反三國志

###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話說曹操聽了曹丕之言，叱退了曹植，就要籌備學起虞舜夏禹起來。到底他是機警過人，雖然利慾薰心，到肯統籌兼顧，自己想著向來挾天子以令諸侯，師出有名，戰無不勝，孫權劉備，名義上也還尊奉許昌，一旦推翻建安，未免失其所挾，貽人口實，大費躊躇。遂密召賈詡、劉曄、華歆、郝慮四人入府商議。四人進得府來，



參見已畢，操將自己意思說出，叫四人從長計議。

劉曄道：現聞江東周瑜已死，魯肅代領水軍，其人忠厚無用；主持內政，乃係張昭、翼、懦、寡、斷、易、於、搖、惑、不、如、遣、一、介、之、使、東、往、吳、會、告、知、玉、璽、已、入、西、川、劉、備、早、晚、稱、帝、玉、璽、係、孫、堅、殞、命、之、由、孫、權、痛、心、切、齒、之、物、兼、之、素、有、不、臣、之、心、不、過、以、建、安、襲、號、亦、已、多、年、勉、奉、齎、旒、聊、相、維、繫、劉、備、新、得、志、於、荆、益、有、所、舉、動、自、假、漢、統、以、號、召、天、下、漢、室、中、興、江、東、甯、可、尙、爲、孫、氏、所、有、雖、重、以、婚、姻、之、好、不、過、如、寶、融、之、表、讓、河、西、長、安、布、衣、孫、權、豈、樂、爲、此、且、其、部、下、各、有、所、求、既、防、江、夏、之、歸、劉、亦、懼、人、心、之、思、漢、孫、權、初、以、合、肥、之、仇、轉、聯、劉、備、我、若、釋、合、肥、之、忿、下、結、孫、權、則、彼、自、樂、於、從、命、不、願、



第十四回 孫夫人兩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爲。荆。襄。之。輔。車。丞。相。可。爲。所。欲。爲。以。坐。制。孫。劉。之。進。退。昔。秦。破。合。從。之。局。而。六。國。以。亡。漢。離。烏。月。之。交。而。匈。奴。以。敝。曄。意。如。此。丞。相。以。爲。如。何？

操大喜道：公言是也！仍用漢家名義，策權爲大司馬吳王，煩公一往可也。操處向有空頭誥勅，卽時填發，從宮中取出符節，交付劉曄，前往江東。劉曄領命，兼程來到建業。單車奉使，王命所臨，沿途自無攔阻。孫權排了香案，接受詔書，文武上前稱賀，設宴款待劉曄，動問許都近事。劉曄詳細說出魏王深願棄仇崇好，與吳王親近提攜，惟劉立德以新得益州，謀僭大位，暗中差人入許，運動伏完，從伏后手中，竊取玉璽，早晚必當稱帝，君王與立德交親，將



來必擅。房之貴矣。一句話激惱孫權，說道：大夫差矣！劉備終守臣節，孤係姻親，若竊璽稱尊，則大義所關，又當別論。劉曄見孫權業已入彀，心中暗喜，連聲道是，休息數日，自回許昌復命去了。

孫權却召集一般文武，商議此事。那時活該孫劉火併，魯肅染病，在鄱陽將養；徐盛甘寧，各守防地，不能前來；只呂蒙以吳魏言和，邊境無事，陪著劉曄，來到建業。孫權以父孫堅之死，半因玉璽，玉璽所在，仇即隨之，此番聽得璽歸玄德，不覺肝火上炎。這是兄弟鄉間有句俗話：鬥了龍船，再認親，正是孫權這時光景。當下孫權將劉曄言語並自己意思，對衆說出，衆文武個個相顧無言，因為順着孫權的意思，則荊州之好必離；若顧荊州之好，則於鼎足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辭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侯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三分之勢有碍，所以只是你看我，我看你，都不作聲。

孫權看出衆人意思，喚呂蒙道：子明！諸將爲事勢所拘，噤不敢言，卿可爲孤一陳利害，但求於江東有益，不必顧及其他。呂蒙道：主公如欲成三分天下之局，則當知所輕重。曹盛則祖劉，劉盛則祖曹。順時以趨務，使相犄相角，而我坐承其利。往者曹盛於劉，主公於荆州重以婚姻之好，亦欲其爲我屏蔽，受敵一方之意耳。然曹氏於我接壤，僅淮北一帶，今劉氏奄有荆益二州，西接天水，金城，南隣越南，交趾，東漸江夏，九江，廬州各地，收馬超之衆，據天下之要，文武輻輳，海內歸心。主公如欲長爲漢臣，則宜斷絕曹氏專事荆州，如其不屑俯首聽命，則宜結曹氏以制荆州，不能令荆州





羽。翼。日。豐。長。駕。遠。馭。並。吞。六。合。馳。騁。中。原。且。主。公。之。妹。已。回。建。業。  
無。所。顧。慮。何。用。多。疑。權。大。喜。道。子。明。之。言。實。獲。我。心。

陸遜諫道：主公子義遺言，公瑾末命，皆言吳劉之交不可離，願  
主公詳加考慮。權笑道：子義公瑾若在，亦當不容異議也！卿毋多  
言。隨調陸遜赴濡須，呂蒙赴夏口，相視機宜，以爲進止。徐盛甘寧，  
盡歸節制。陸呂二人，領命分頭自去。孫權嚴禁近侍，不令孫夫人  
知曉。

那吳國太病已全愈，日久憂忘，孫夫人便與母親商議，要回荆  
州。吳國太以係女兒終身大事，荊州又近，易於相見，自然應允，便  
告知孫權，孫權總是推托不許。日復一日，孫夫人年輕氣盛，候孫



第十四回 孫夫人南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權進內問安，當着國太面前，質問孫權，是何意思，孫權作聲不得。孫夫人情知有弊，便數說孫權道：哥哥當初因懼曹操復仇，才結好劉皇叔，不惜以妹子遠嫁荊州；母親病重，妹子接到哥哥書信，本欲候皇叔命令，方來省視，雲長二叔以大義相勸，故妹子先行歸省；今老母病愈，妹子嫁夫從夫，哥哥藉故託詞，不一而足，是何理也？想必哥哥聽了宵小之言，與荆益爲仇，留妹子以作抵押？恨父親大哥，死在九泉，不能憐念妹妹，遂致此耳！說到此地，不覺咽喉哽噎，痛哭起來。

國太見女傷心，也自陪着揮淚，切責孫權。孫權左右爲難，沒奈何將已往的事都說出來。孫夫人聽罷，不言却語，掩面入內。孫權



寬慰了母親，亦自出外。孫夫人回到自己房中，想起哥哥之語，爲保全父兄基業起見，也怪他不得！自己一個女流，欲歸不得，一方面對不住恩重情深的丈夫，一方面對不住大仁大義的二叔，眼看着孫劉之交，就要分離，那時節進又不能退，又不可千思萬想，除却自己一死，更無第二條路徑。次日起來，強作歡容，伺候老母，一連半月，絕口不提荊州二字，孫權也就放下了心腸。

一日，孫夫人告訴母親，言自己心中煩悶，欲出城外甘露寺一遊。國太生怕女兒愁出病來，當時允許，教人告知孫權，派人招待。孫夫人辭別老母，心頭淚落，帶了侍女，乘車出府，到了甘露寺，遊賞了一遍，倚着闌干，望那建業城，宛在目前，長江萬里，滔滔東下，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心。中。想。道。此。水。來。自。西。川。去。而。不。反。同。着。自。己。一。樣。此。時。不。死。更。待。何。時。將。手。攀。着。闌。干。舉。身。一。擲。可。憐。一。個。聰。明。英。果。的。絕。世。佳。人。竟。隨。著。一。片。清。流。魂。歸。大。暮。了。

衆侍女措手不及，胆裂魂飛，寺裏從人，急喚沿江漁舟撈救，那長江水勢，到此處洶湧異常，又兼是天與全貞，那裡還撈得著！從人慌忙回府，報知孫權，孫權痛哭，裏面國太，已經暈倒在地，慢地裏醒來，只是痛哭，任憑你百般勸解，那裡肯聽。老年人看見心愛的女兒，生生慘死，如何不氣，一連三日，水米不沾，也就死了。孫權只搥胸痛哭，悔之無及，開吊成服，一照禮經不提。

那消息長江上下，當作新聞，揚揚沸沸的傳到荊州。雲長正接



着立德手書，屬送夫人入川，剛欲派關平前往迎迓，聽得此項消息，不覺大驚，急請徐庶入府，商議此事是否確實。元直答道：以庶觀之，殆有十九頃聞許昌消息，穆順伏完被殺，曹操久有篡竊之心，懼荆揚之聯合，必以利昭孫權，權欲立三分之局，必留主母，不令西歸，主母處於兩難，勢必至於自殺。國太年老，痛女亡身，尤爲常有之事，可吝遣人弔唁，藉悉實情。雲長大怒道：吳不告哀，何弔之有？孫權見利忘義，殺我主母，此仇不可不報！即煩軍師傳令，叫下游諸將，嚴防汛地，令劉琦、伊籍、整頓水師，聽候出發。差人星夜入川，報告主公，調子龍夫婦，並張苞、廖化軍前聽用。徐庶應諾，即時分派前往。雲長再令從事飛檄江夏守將徐盛，請轉達孫權，速

第十四回 孫夫人兩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侯

送孫夫人西還荊州。候了多日，杳無音信，雲長下令，替孫夫人發喪，對江南宣告絕交。

駐紮襄陽的張飛，聞聽嫂嫂在江南死於非命，激動他的三千丈無名孽火，依他的主見，立刻興動傾國人馬，前去報仇。虧着龐士元洞悉孫曹聯合的原由，知道襄樊重地，不可輕動，將此項情形，委宛曲折，跟張飛說個明白，張飛方才按捺下去，靜候雲長命令不提。

却說玄德受了建安旨意，正與孔明商議進取漢中，以出長安，馬超黃忠，領兵先後出發閬中下辯一帶屯紮。忽然接到雲長三次手書，不覺淒然淚下，痛恨孫權，意欲起兵報仇。孔明諫道：主母





凶終，理應報復，但近方議取漢中，不可同時樹敵，待克復長安，然後令雲長出兵，猶未爲晚。立德依允，深恐雲長輕動，叫子龍夫婦，帶了張苞、廖化，領荊州軍八千，西涼軍五千，沿江東下，直抵荊州，協同守禦，以防吳兵。要雲長暫時按兵不動，子龍夫婦領命自去。令孔明前往關中，督率諸將，進取南鄭。孔明拜辭出府，立德自與法正並荊州軍萬人，坐鎮成都，接應孔明。

劉立德又思想孫夫人恩愛情深，在武擔山南設位，向東遙祭，招魂虛葬。文武百官，盡皆縞素相從，陪位祭奠。立德掩袂痛哭，羣下無不哀感，苦勸回府。

那趙雲夫婦領兵順流直下，到了荊州，見過雲長。子龍夫人入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侯

內，見過雲長夫人張苞，廖化向前參見。子龍宣布主公本意，雲長敬謹受命，候子龍休息數日，部領諸軍沿江沿湖，分途駐紮。隔江徐盛，以吳侯失策，自釀兵端，此番荊州益戍增防，兵禍懸於眉睫，只得協同部下，盡心守禦。正是：

功。利。紛。紜。塗。炭。生。民。膏。血。權。謀。傾。側。摧。殘。壯。士。頭。顱。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作者不欲操得行文王之志，以明正篡竊之罪，此間著筆頗難；且須溝通孫夫人不歸，吳蜀與仇事迹，又惡不得一人赦，善不得一人掩，彰之瘡之，而時勢則早爲改造，迴非三國易於離合之局。此再歸於舊轍，合於前車，寫死寫篡，不紆迴一筆，遺却一事，誠不易易。看他借一公瑾身死，以寫國太之病，由病而有孫夫人之歸，借一





劉備入川，以寫逼宮之禍，由禍而生玉璽之去，事猶三國之故事，人猶三國之舊人，然均情理一新，心目一易，更何得強削足履，自適其躔，妄生矛盾，自反其說，乃將如何爲寫夫人之忽不歸，帝后之仍遜國也。不意卽借玉璽之去，挾君無用激操，不得不怒，急自篡以登台，復借玉璽之仇，有計可行，激吳不得不離，利三分而火併，則操走挺險之途，權醒蕉鹿之夢，有不合文王而留大妹者乎。此真舉重若輕，寫來入理入情而又自然。合拍，豈不妙極。只用空頭勅語四字，暗暗關合，卽將金縷衣裳，密縫成功，針頭線脚，一齊不見。而后明第十一回之寫私送國璽，慟哭東牀，俱非閑筆。則於公瑾身亡不得空作風流史讀也，又非至此回讀過不能知也。

劉曄之說孫權，亦猶演義孔明赤壁之說吳侯也。劉備之祭夫人，亦猶招魂西蜀之祭關張也。曹操以數十萬衆，遣書吳會，將欲會獵於江東，權必待敵而始與兵助備，是可恥者也。故今卽以寫孔明者寫劉曄，則貶吳之義自見。國賊曹操，非孫權也。備以七百里連營致敗，事固非然，顧篤於兄弟之倫，雖異姓而存至性，是不可削者也。故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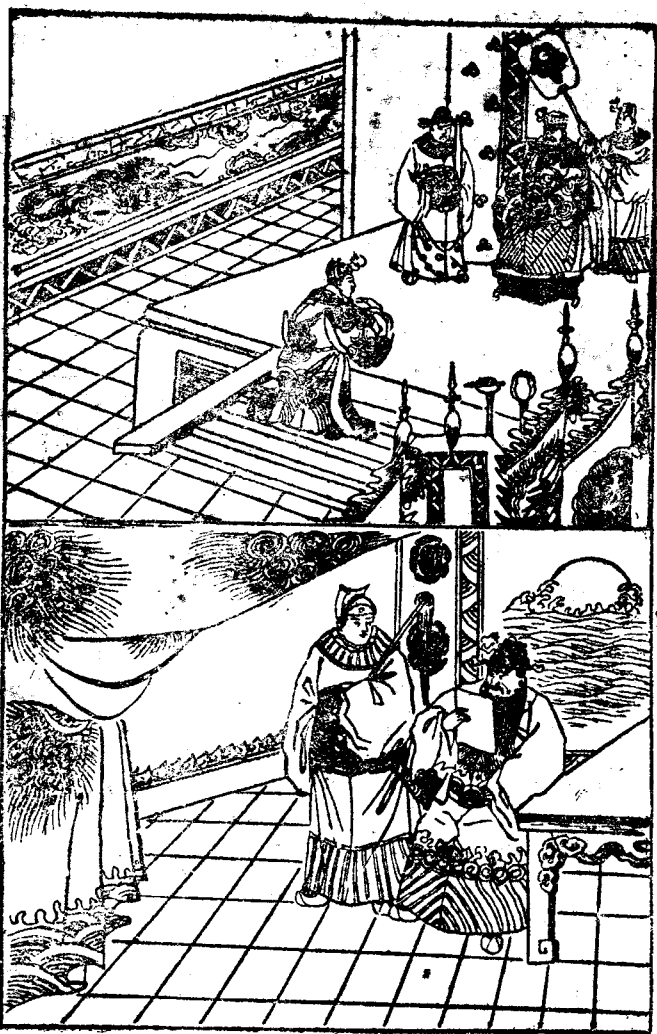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卽以祭關張之地，改祭夫人，則予備之義亦明。若孫夫人，不待聞皇叔號亭誤傳噩耗，而后沉江，竟寫孫劉棄好成仇，懸於眉睫，失其遁退，先自全貞殉節，以入清流，又何其悲壯蒼涼，如聽杜鵑血淚，啼殘蜀道也。如此翻案，夫人真足傳矣。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 反三國志

###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話說劉曄回到許昌，將孫權情態，稟知曹操，操大喜。不到兩月，合肥守將張遼，報稱細作自建業回來，言孫夫人投江身死，關雲長對江南宣告絕交，現在雲長派趙雲同着馬良，領兵二萬餘人，在巴邱夏口附近一帶紮駐；東吳調陸遜守濡須，調呂蒙守夏口，徐盛甘寧，盡歸節制，兩處兵隊，日形接近，早晚當有戰事。曹操聞



此消息，拊掌大笑道：「荆揚自鬪，孤無慮矣！」即令曹洪於許昌南郊，晝夜督工，建造受禪台一座。曹洪領命，發兵夫三萬，前往建築，十日之內，即行完畢。曹洪繳令，操更令華歆向建安勒索禪位詔書，選擇良辰吉日，與建安皇帝實行交代，文武百官，贊謁如儀；建安皇帝，退就臣列。

曹操改國號曰大魏，以漢時即位改元，徒撓觀聽，詔即稱大魏元年，昭示天下，封建安皇帝爲山陽公，爲國三恪，即日就國，赦天下殊死以下，以曹洪爲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曹休爲司隸校尉，曹真爲城門校尉，封夏侯淵爲南鄭侯，夏侯惇爲郟陽侯，許褚爲舞陽侯，張遼爲渦陽侯，李典爲冠軍侯，徐晃爲翊陽侯，張郃爲桐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鄉侯，以司馬懿爲丞相，華歆爲御史大夫，郗慮爲廷尉，劉曄爲丞相府椽，賈詡爲侍中，文武百官封關內侯者八十人，其餘皆進爵有差，以次子不爲太子，封熊爲濡陽王，植爲東阿王，彰爲任城王，彪爲白馬王，追贈長子昂爲宛哀王，少子倉舒爲靈寶烈王，立妃卞氏爲皇后。

看官們不要希罕，兄弟因曹操要做周文王，心中恨他不過，所以偏要他做周武王，送他踞在火爐上，以便我這反三國志後半部裡發展發展；這也算做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比那武成三策血流漂杵，一樣荒唐，祇可意會，不可言傳罷了。惟有華歆真是個孽龍頭，無惡不作，也不候曹操的旨意，暗遣勇士，隨着山陽公夫婦



到了山陽，乘間將他二人，雙雙刺死，地方官吏，只好以急病奏聞。曹操心內明知係華歆斬草除根，表面不能不輟朝三日，御賜祭弔，遮掩耳目。江東孫權，聞知曹操稱帝，又遣張紘入許，稱臣納貢。操仍令其行大司馬事，江南諸將，各加封爵，張紘拜謝，回轉江東。在此轟轟烈烈的中間，却又出來一件奇奇怪怪事實，原來就是東阿王曹四王爺，棄位潛逃，莫知所向，府內從人，呈上遺書一緘。操大驚，啓視書云：

臣植言，臣夙承眷愛，早受義方，束髮讀書，歷覽前史，見往昔聖哲之后，每以纖芥之私，閉其日月之顯，熒惑于左右邪僻之臣，肆志于遠古嬗代之事，遂令大節不終，貞懷日昧。使東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海遺民，輟耕興歎，西山同氣，采薇甘食，寧復當時澄清天下之初心，早歲孝廉爲郎之本志哉！抑又聞之功不倍者不圖事利，不什者不興工，昔據幽冀，徐兗雍青方州之地，舉中原之衆，挾天子之尊，萃計謀之士，竭將帥之材，然猶東斥於合肥，西夷于關輔，趙雲以三數人闌入許昌，而將吏不知穆順挾國之大器，遠赴益州，來去自如，游徼捕盜，視若無覩，此豈王威之所不加，興國之所宜有者哉？今既毅然冒大不韙之名矣，主者方以爲孫劉交惡，爲我之利，乘時肇運，千載一時，何其昧于目前之機，而忘百世之計也！孫權反復小人，但思久據江東，游移其旨，擇利以趨，世無兩利之事，利于我卽不





利於彼矣。彼既不利，附我何爲？朝可棄劉而附曹，暮又何不可棄中原而卽荊益哉？羈縻之則無益，資輔之則養寇，制挺而命之，彼將喧然而相詬，戎馬之勢，紕于戈船，徒假虛名，將安用此！劉備以梟雄之姿，屈身忍志，翻然徐沛之間，迫蹙襄樊之地，我不能以時翦滅，遂使唾手而得荊州，近據西川，更謀南鄭，金城天水，聲息相通，隴西羌氏畏服，馬氏馬超與我仇讐，新降劉備，締好趙雲，關西之卒，一呼可集者，毋慮十萬人。以劉備之雄武，馬超之凶悍，羌氏之敢戰，佐以諸葛亮之陰謀，趙雲黃忠之精銳，韓遂馬遵之響應，若出下辯，夏侯征西，非其敵也。南鄭一失，關中三面受敵，關雲長虎視荊州，張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常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翼德窺伺河洛，又得龐士元。徐元直以爲之輔，養精蓄銳，伺隙而動。我若西救關中之急，彼必進搖許下之防。是我進退失據，彼則東西響應。孫劉失和於我，又何利之有？聞關雲長近絕吳好，以馬良佐趙雲鎮撫下游。馬良老成持重，趙雲今日之雄，水陸輻輳，文武輯和。吳雖欲與我相輔以行，而下流仰攻，良不易易。荆州以逸待勞，吳雖有呂蒙徐盛，亦無如趙雲馬良何也。吳旣不能牽制荆襄之兵，我乃獨承關隴漢中之禍。今又詒之以扶義之名，假以出兵之號，人心思漢，事將有不忍言者！何興作之急，急而不稍緩，須臾以思之也。華子魚以孝廉入仕，受漢厚恩，折而從我，推刃故主，如又有以重



利。昭。之。者。則。可。以。施。之。于。建。安。者。未。必。不。可。再。施。之。于。我。也。  
願。陛。下。三。思。臣。本。書。生。深。懼。禍。患。語。不。云。乎。成。事。不。說。遂。事。  
不。諫。願。陛。下。深。思。治。亂。之。原。以。爲。應。變。之。具。臣。得。優。游。盛。世。  
以。終。餘。年。皆。陛。下。覆。載。之。貽。也。必。欲。求。索。則。惟。有。從。幼。安。之。  
後。蹈。東。海。而。死。耳。瞻。望。宮。闈。不。勝。依。戀。臨。書。涕。泣。未。盡。欲。言。  
操覽書長歎，悶悶回宮。正是：

犁牛之子，亦可用于山川。狐貉一丘，自易別於梟鳳。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吳史氏曰：曹操身不篡漢，而千古以篡賊目之，以漢帝本成贅瘤，操實行篡竊也。久矣。當時人人目皆以漢，卽是曹，曹卽是漢。如華歆輩，且屬只知有曹，不知有漢，則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又與篡何異！乃操志於文王，曾不尸篡漢之名，此大奸大雄，所令千古人人心恨者也。本書直寫其篡，便如掘疑冢而戮其尸，以爲千古既無信史，自不必以史爲信；可逕作誅心史筆之傳，則操本傳寫至本回，而明正典刑矣。操一生所畏，踞於爐火之上者，只此一事，即踞之於爐火上死之，不亦快哉！若附逆華歆，亦故以手弑山陽公夫婦書，殆猶十惡不赦，不分首從，一律問斬之意云耳。

曹植豆箕之詩，聞於千載，則處相煎之急，誠未聞適異國而逃冗，使能如本書而行，豈不爲當日自處妙策，而植惜不知此也。操有七子，惟植人品較佳，所爲詩賦，亦不乏孤臣孽子之詠，後世輒能原之，此作者所以命爲犂牛之子者也。今就本書局勢，爲作遺書，瞻慮詳明，儼如植生平懼禍懷憂之素抱，不知何法以寫出之也。所謂與作亟亟，何不稍緩須臾以思，則言外貶植，終爲賊臣之子，匪不黨惡之意，亦見未可以全宥視之也。

第十六回 大觀仇劉玄德奠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 反三國志

###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且說曹操代漢而興，改元大魏，大赦天下，華歆逆賊，弑殺山陽公夫婦，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消息到了荊州，雲長本受建安皇帝特殊知遇，一聽建安國亡身弑，不覺撫膺大慟；一面遣人飛報入川，一面率領文武將吏，盡皆縞素，出荊州北郊，大臨三日，整軍蒐卒，秣馬厲兵，候大將軍命令，出兵討賊。



玄德接到雲長手書，揮淚就位，吩咐法正傳下命令，大小將士文武官員，一律挂孝，爲建安皇帝發喪。追上尊號曰：孝獻皇帝，仍用建安年號，承制授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左將軍，出兵討曹，總攝東征諸軍事。

孔明在閬中接到大將軍令，立時升帳，馬超黃忠魏延馬岱李嚴王平張嶷張翼陳式雷同馬忠劉琰廖立吳蘭李豐等，率領偏裨將校，環立帳前，靜聽指揮。孔明立在帳前，拱手說道：衆位將軍，今曹操逆賊，傾覆漢祚，推刃君親，大逆無道。大將軍受先帝手詔，繼漢家之絕祚，爲國除賊。亮以不才，忝膺重任，各位將軍受國厚恩，務宜協力同心，中興漢業。上繼雲台諸將之勛名，亮亦與有榮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與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光也。諸將齊聲應道：願聽元帥指揮。

孔明拔出令箭，叫馬岱道：我兵進取漢中，夏侯淵必求救於長安。馬將軍！你可帶領三千人馬，由陰平武都，仍回天水，啓知馬太守，協同姜維，各領三千人馬，騷擾汧陽寶雞一帶，多設疑兵，虛張聲勢，隨時進退，不可深入，使彼不敢撤隴坻之防，置彼重兵於無用之地，則吾事濟矣。馬岱領命，拔隊起行。孔明再叫黃老將軍聽令，黃忠應諾。孔明道：夏侯淵魏之名將，深知兵事，久知我欲取漢中，沿途關隘，節節增防，老將軍可同張巖、張翼領兵五千，由巴嶺關越過巴山，令張巖領兵三千，打着將軍旗號，直取米倉山；老將軍與張翼各領兵一千，分襲米倉山左右，夏侯德兄弟出戰，張





疑，老將軍與張翼乘虛上山，得了米倉山，即逕取天蕩山，不得有誤。黃忠領令，帶了二將，立時出發。孔明再喚馬超上前說道：孟起！陽平關守將，乃係張郃，是曹操手下一員上將，非孟起不足以制之。前時劉璋派遣孟達赴漢中求援，因成都失守，孟達就歸了夏侯淵，現在探聽得同張郃守關。孟達與李將軍最善，孟起可同李將軍王將軍領兵八千，直叩陽平關，專搗張郃出戰。張郃好勇，必出關來，可令李將軍修書一封，派遣心腹人，乘兩軍混戰之時，混入關內，投書孟達，必可唾手得關。得了陽平關，可令王將軍領兵兩千，收取略陽，以通西路，響應天水。孟起可與李將軍，率領所部，窮追張郃，沿河水東下，直取褒城，會師南鄭，我自派軍前來接守。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陽平關馬超領命，同李嚴王平去了。孔明再教李豐領兵三千，押運糧草十萬，往守陽平，接濟馬超。李豐領令解押糧草前往。孔明分付已畢，教嚴顏守住閬中，接應糧草。自領魏延諸將，部兵三萬，向米倉山進發，接應黃忠。

那黃忠領兵來到米倉山前，守米倉山的，乃是夏侯德。夏侯德兄弟，因夏侯淵向來想取西川，沿途安頓重兵，積草屯糧，米倉山爲漢中要道，故命兄弟二人把守。二人正在議論川中發兵事情，忽聽得探子報道：川兵在山下討戰，打着長沙黃忠旗號。夏侯德問有多少人馬？探子答道：約有三千人馬。夏侯德、夏侯尚前時跟着夏侯淵平定漢中，如同摧枯拉朽，自己以爲天下無敵，聽見川



兵到來，並不在意，留着夏侯尚守住山頭，自己全副披挂，帶領三千人馬，衝下山來。

張疑見夏侯德領兵下山應戰，忙把兵往後一退，約莫戰了十餘個回合，回馬便走。夏侯德縱馬趕來，離了山脚，不過一二里地，只見山上火光冲天，夏侯德心內着慌，勒馬欲回。張疑倒趕回來，奮起精神，手起一刀，將夏侯德斬落馬前，魏兵大亂。川兵乘勢衝殺，火光叢裡，黃忠手提一個人頭，同張翼四處趕殺魏兵，登時占了米倉山，魏兵逕向天蕩山敗走了。

黃忠叫張疑守住米倉山，收拾糧草器械，自己同着張翼，馬不停蹄，追趕敗兵，看到了天蕩山，守天蕩山的乃是韓浩，看見自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已敗兵回來，放其上山，川兵乘勢殺上山去，魏兵大亂，自相踐踏。韓浩見勢不好，帶領親兵，由山後小路，逃奔定軍山，報知夏侯淵去了。黃忠一連得了兩處關隘，休息兵士，候元帥命令再進。

你。說。夏。侯。淵。不。紮。南。鄭。爲。何。紮。住。定。軍。山。這。便。是。夏。侯。淵。的。長。處。那。南。鄭。是。漢。中。的。中。樞。便。於。發。號。施。令。定。軍。山。是。入。川。的。要。隘。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夏。侯。淵。久。欲。取。川。無。奈。被。劉。玄。德。捷。足。先。得。又。隄。防。川。兵。東。下。自。己。出。駐。此。山。以。爲。天。蕩。米。倉。後。援。扼。住。川。軍。前。進。要。路。不。比。現。在。軍。官。單。揀。市。鎮。繁。盛。處。所。駐。紮。以。便。就。地。籌。餉。嫖。賭。吃。喝。這。是。今。人。不。及。古。人。的。所。在。

當時夏侯淵聽得諸葛亮督師進窺漢中，急遣人星夜報入許



都，一面從長安調兵萬人，軍前聽令。守長安的夏侯楙，是他兒子，豈敢不遵，火速派援。夏侯淵分頭派人前去傳諭陽平關米倉山、天蕩山三處，令堅守勿戰，以老川兵。誰知道將令到時，三處地方都已失守了。夏侯淵看見韓浩敗回，心中大驚，吩咐將士死守山頭，不許出戰。候長安兵到，再行定奪。孔明教黃忠將人馬離山十里下營，不必仰攻，徒傷士卒。候馬超兵取南鄭，彼必自亂。黃忠領命，固守營地。

再說那馬超領兵來到陽平關，真個單搦張郃出戰。那張郃久聞馬超的大名，要跟他比較比較，聽得馬超來到，不勝歡喜，便叫孟達守關，自領三千人馬，下關來戰馬超。兩個戰了八十餘合，孟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與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達在城上看見李嚴，李嚴因要派人下書，號令一聲，諸軍圍繞上前，混殺一陣。張郃見川兵勢大，火速收兵，那奸細也就混了進去，暗暗的打聽孟達住的地方，黑夜裏求見孟達。

孟達看見此人形迹可疑，加意盤問，那人貼身將書取出呈上。孟達見係李嚴手筆，書內略言貴眷在成都，由孝直保護，完全無恙，今曹操篡逆，諸葛將軍奉命督師，以順伐逆，戰無不克，願足下深思順逆之原，反顧桑梓之地云云。孟達沉吟了好一會，叫將來人安頓，自己來見張郃。張郃道：川兵勢大，如何是好？孟達道：明日將軍領兵出戰，達領三千人從左翼側出，橫擊馬超，必獲全勝。張郃道：此計甚善。



到了次日，張郃仍領兵出戰。馬超見下書人尙未回來，心中猶豫。李嚴道：「孟達足計多謀，今日必有動作，將軍與張郃交戰，王將軍掠陣，嚴領二千人斜上搶關。」馬超稱善。分布已定，李嚴自引兵從右側偷關。馬超與張郃更不答話，飛馬接戰。孟達引一彪人馬從關上下來，正迎着李嚴，二人以目示意，回馬便走。李嚴從後追趕，孟達在前，李嚴在後，緊緊跟着，守關將士阻擋不住。李嚴進得關來，教將漢兵旗幟扯起，孟達令親軍將士傳呼降者免死。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他們這些小嘍囉們，那裡有抵抗的能力，個個棄械投降。」

李嚴招降了四五千入馬，得了許多糧草器械，請孟達護住丁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城池，自己帶了數十騎飛馬下關，來助馬超，夾攻張郃。張郃見川將從關上下來，情知不好，殺條血路，帶領殘兵，往關前小路沒命的走了。馬超吩咐李嚴鎮撫關內，候第二路兵到，火速前來接應，叫王平分兵去取略陽。自己也不進關，帶了四千人馬，一陣風追趕張郃。張郃成了驚弓之鳥，連頭也不敢回，一直向後退去。馬超一步一步追趕不休，看看追到褒城。張郃進得城去，死守不出。馬超因兵士勞苦過甚，也就休息。李嚴將陽平關交付兒子李豐把守，令孟達賚了捷報，回成都奏報。自己領了三千人馬，來到褒城，會合馬超。王平已乘勢取了略陽，與馬岱、姜維遙相呼應。

單。說。夏。侯。淵。死。守。定。軍。山。望。長。安。救。兵。久。不。到。來。原。來。馬。岱。姜。





維。分。兵。騷。擾。右。扶。風。一。帶。鍾。鄧。二。將。分。頭。迎。敵。只。見。處。處。是。川。兵。旗。號。究。不。知。多。少。一。面。用。心。防。守。一。面。飛。報。長。安。夏。侯。淵。把。救。漢。中。的。兵。移。救。扶。風。再。調。各。地。的。兵。去。救。漢。中。因。此。上。便。透。著。遲。慢。了。夏。侯。淵。接。二。連。三。聽。得。陽。平。關。失。守。馬。超。已。至。褒。城。南。鄭。陷。落。就。在。旦。夕。寶。雞。汧。陽。又。有。戰。事。後。路。已。斷。死。守。此。地。也。是。無。益。傳。令。諸。軍。整。兵。出。戰。一。聲。鼓。角。夏。侯。淵。匹。馬。當。先。殺。下。山。來。山。脚。下。正。是。陳。式。的。營。盤。陳。式。急。忙。提。刀。上。馬。接。住。夏。侯。淵。廝。殺。那。裡。是。夏。侯。淵。的。對。手。戰。不。上。十。合。被。夏。侯。淵。一。刀。劈。於。馬。下。魏。兵。一。擁。向。前。川。兵。抵。擋。不。住。正。在。危。急。一。聲。鼓。響。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前。有。張。嶷。後。有。張。翼。四。面。圍。攻。夏。侯。淵。衝。突。不。出。火。速。收。兵。仍。回。定。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軍山暫守。

孔明見折了陳式，令黃忠領五千兵離定軍山東向十里埋伏，候夏侯淵敗到此處，乘機截殺，不許放過一兵一卒。叫張嶷張翼各領兵二千，埋伏定軍山左右，候魏延引誘夏侯淵下山來，分頭截殺。又令魏延領兵三千討戰，候夏侯淵殺下山來，任其逃走，只截殺後面兵隊。衆將領命，分頭前往。夏侯淵敗回山上，喘息已定，獎率軍士預備，死衝出重圍，到了南鄭，再作道理。

挨過一夜，聽見川兵討戰，夏侯淵盡起定軍山人馬三萬，分作三隊，自領一隊當先陷陣衝鋒，韓浩領二隊接應，偏將徐延領三隊，從山上如崩山倒海一般，衝殺下來。魏延讓過夏侯淵韓浩兩



隊人馬，單截擊後隊，三合之內，將徐延砍落馬下。魏軍後隊一亂，前頭兩隊紛紛自擾，山左右鼓角齊鳴，張疑張翼攔腰截擊。夏侯淵拚死向前，被川兵一陣亂殺，三停中又去了一停。看看來到黃忠埋伏的地方，一聲喊起，黃忠縱馬提刀，上前截住。夏侯淵見前有伏兵，後有追兵，滿拚一死，橫了心腸，接住黃忠廝殺。黃忠因奉了孔明將令，不許放走夏侯淵一兵一卒，也就奮勇向前。

論起三國中夏侯淵，本是一員上將，與黃忠旗鼓相當。不過此番戰爭，一個是死裡逃生，一個是成心邀擊，情見勢絀，強弱迥殊。韓浩被張疑張翼二人圍住，正欲脫逃，魏延舞刀縱馬，追趕上去，刀光一閃，人頭落地。夏侯淵孤掌難鳴，心內一慌，刀法不依古格，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被黃忠奮起神威，大吼一聲，攔腰一刀，將夏侯淵揮爲兩段。魏兵無路奔逃，個個跪地求降，不曾走脫一個。黃忠鳴金收軍，來到中軍帳中報功。

孔明聞知前軍大捷，親自出營，迎接諸將，諸將感激不盡。孔明道：夏侯淵世之虎將，今被老將軍所殺，操賊喪胆矣！記了黃忠第一功，魏延第二，諸將按照功勞，一一記上，以便啓稟大將軍封賞。諸將謝了，又命將陳式尸首好生收殮，差人運送回川安葬，厚恤家族。投降魏兵，分營安插，飭地方官吏，即日掩埋戰士遺骨。隨令黃忠領兵五千，逕取南鄭，將新降魏兵編作先鋒，乘勝直進。張疑領兵三千，洵漢陰洵陽一帶州縣，張翼領兵三千，徇西鄉石泉一



帶州縣三將領兵分頭自去不提。

孔明自領魏延諸將向南鄭進發，接應黃忠。那南鄭城中，僅有毛玠率領三千餘人守城，聽得夏侯淵被殺，全軍覆沒，督率軍士死守孤城，與張郃犄角，以候長安援兵。黃忠攻打三日，均不能破。正在懊惱，只聽得城上殺喊連天，守兵自亂，城門大開，你道爲何？原來是張魯餘黨，因夏侯淵殘殺過甚，恨心切齒，今日聽得夏侯淵被殺，川兵攻打南鄭，都以爲祖師爺顯靈，一個個拿着菜刀麵杖，在城中放火。毛玠督兵掩殺，死者不知其數。那漏網的餘黨，便去開城迎接川兵。黃忠見城門洞開，知有內變，身先士川，躬冒矢石，軍士無不以一當十。毛玠抵擋不住，棄了南鄭，投奔褒城去了。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孔明來到南鄭，安輯軍民，吩咐魏延道：「文長！你可領兵三千，逕向褒城，多設金鼓，沿城鳴擊，張郃必棄城而走矣。」魏延得令，來到褒城，沿城四面，大吹大擂，鬧的天搖地動。張郃已得毛玠報告，夏侯淵被殺，南鄭已失，忽聽金鼓齊鳴，嚇得心胆俱裂，與毛玠帶了殘餘人馬，望太白山小路而走，退入斜谷去了。魏延馬超追殺了一陣，方才收兵。兩人合兵，來見孔明，孔明着實獎勵二將，又深贊李嚴招降孟達之功，諸將盡皆喜悅。

孔明教行軍司馬楊儀權領南鄭太守，招集流亡，修繕城郭，肅清土匪，掃蕩潰兵。十日之間，王平、張疑、張翼先後回軍，報告東川全境肅清。孔明遣軍諮祭酒卻正回成都報捷，休兵三日，大賞將



士。令。馬。超。李。嚴。王。平。領。兵。一。萬。由。陳。倉。故。道。直。出。雍。郿。會。合。馬。岱。  
姜。維。攻。取。扶。風。武。功。進。撼。長。安。南。面。馬。超。領。兵。去。了。令。魏。延。領。精。  
兵。三。千。沿。子。午。河。出。子。午。谷。逕。襲。長。安。黃。忠。領。兵。八。千。隨。後。接。應。  
令。張。嶷。張。翼。領。兵。萬。人。逕。出。斜。谷。追。趕。張。郃。步。步。爲。營。不。許。輕。進。  
留。下。偏。將。傅。僉。傅。彤。輔。助。楊。儀。緊。守。南。鄭。令。雲。長。次。子。關。索。引。軍。  
三。千。駐。紮。漢。陰。鎮。撫。新。降。城。邑。就。近。與。鄖。陽。各。戍。將。互。相。策。應。諸。  
將。分。頭。領。兵。出。發。孔。明。自。率。大。兵。離。了。南。鄭。逕。向。子。午。谷。進。兵。接。  
應。黃。忠。魏。延。正。是。

漢水連天已接西南之訊，秦川匝地乍揚東北之威。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異史氏曰：曹操既定漢中，玄德以三郡歸吳，求伐合肥，而解西川之急。及操還許，而蜀師已出，張飛馬超分兵下辨，取關。於是智奪瓦口隘，計奪天蕩山，以至斬夏侯淵，敗張郃，克復漢中，瞞退斜谷，皆演義中收復東川大節目也。本書至此，乃走筆而及之矣。然欲令諸葛收復中原，克完一統大業，不先定漢中之地，不能策分兵東進之功，不先有篡弒之成，不建興師復仇之幟，是以先寫代漢而興，而後振縞素六軍之旅，預寫關中出鎮，即以陳漢中三路之兵，以見師出首重有名，而戰略又必識其所向也。故本書將東川爭戰，俱留於此一回中，一次了之；而案無不翻，善無不賞。如取米倉，取天蕩，斬夏侯，敗張郃，俱定軍，取陽平，皆與演義略同者也。回天水，擾汧陽，降孟達，死陳式，取褒城，取南鄭，則皆與演義不同者也。至曹兵退入斜谷，其結果又相同矣。同者用存，各將戰績不滅之功，不同者自見行軍兵法有別之理。於是武侯六出祁山之志，乃得大伸而阿瞞一怒登極之惡，轉以自斃，又俱於此一回始之也。

劉備之不得成一統，在忘漢賊而興忿兵，自以號亭爲復仇之師，此所見矚於千





古者也。本書於篡弑之後，特以大復仇。劉玄德與師書，蓋必如此方稱復仇也。然備之征吳，趙雲諫之，多官諫之，諸葛瑾來和，又諫之，備尚有不知國賊所在者乎？所以輕重倒置者，始以漢獻尙存於山陽，所謂成帝猶生之懷抱也。今先寫遇弑，既甚惡於華歆，亦暗明玄德忘其所忌，復挾國器，奈何不再與師書發表與師，實專有風人之筆，比事自見，特不著其形迹，讀者必多不覺爲賢者諱，仍自半字不饒，因特爲作者明之。

褒城疑兵之播鼓鳴金，使張郃棄城而走，亦猶演義中漢水之潰，陽平之棄，操所大疑於背水結陣，多棄馬匹軍器，與夫四下炮响，鼓角齊鳴，東門放火，西門呐喊，南門放火，北門播鼓者也。今操未至，故以張郃當之，亦寫諸葛之仍爲諸葛，不更爲多添顏色，非欲偷懶，竟勦演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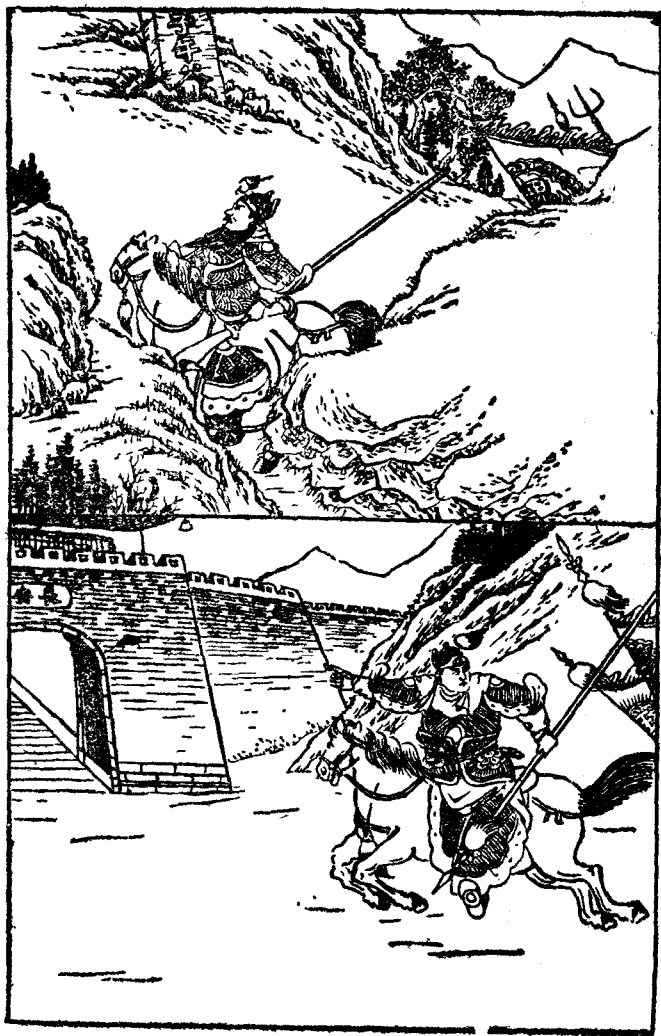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 反三國志

###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從前看三國演義的人，見孔明不聽魏延的條，陳兵出子午谷，直取長安，莫不引爲深憾。你想孔明何等聰明，豈有見不及此的？道理因那時節，荊襄已失，隴坻無援，他老人家原本以攻爲守，既不敢冒險，以微不可必之功，又不敢逕犯長安重兵之地，然後想出避堅攻瑕的主意，北出天水，東出祁山，正是他小心謹慎之處！



魏延一得之見，何曾統籌全局！回顧後文，言之非不成理，只好與桓將軍說吳王同一空中樓閣罷了。如今兄弟既存心替孔明彌補缺憾，自然調兵遣將，着着佔先。但看關雲長回徐元直坐鎮荊州，張飛回龐士元屯兵襄樊，趙雲回馬良屯兵江漢一帶，關興同趙累扼住南陽，一個將軍配一個謀士，層層設備，息息相通，這真是望江居跑堂的說落馬湖，三面是水，一面是山，上有銅蒙，下有鐵網，運飛鳥也不能進去，何況於區區那曹操孫權！照兄弟這般說來，那有名的隆中對，出宛洛以向秦川，可就真對了自己防備十分嚴密，然後才可放胆攻人，這是天經地義。孔明有知，還當感激我兄弟，偏有一些朋友，只當兄弟存心糟塌孔明，豈不冤哉枉。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也！兄弟宗旨已定，爲所欲爲，免不得犧牲古人，靜聽後人評論罷了。

且說關雲長聞聽孔明得了漢中，關索屯兵漢陰，與襄郿各地互相策應，心中大喜，急令人前去襄陽，令張飛龐統整兵向武關一路，作西入武關以通藍田之狀，以掣長安南面之防，通漢陰之消息，俾孔明得以專意進攻長安。

守關中的夏侯楙，乃是金枝玉葉的粉侯，那裏知道戰爭的原理！從前曹操所以安置他做長安都督，因漢中有夏侯淵張郃，扶風有鄧艾鍾會，馮翊蕭關，有楊阜韋康諸人。夏侯楙雖無才具，做太平宰相，尙自有餘。此番聽得漢中失守，父親身亡，諸葛亮派遣



張飛從武關入藍田，馬超從汧陽攻寶雞，張嶷張翼由斜谷取郿縣，諸葛亮親督大兵，以爲後援；關雲長出兵宛洛，截擊許昌援軍，聲勢十分浩大，把夏侯惇嚇得魂魄俱無，連夜派人至許昌求救。把長安軍隊，四出救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付不暇。偌大的長安，只剩下二千人，二千年來不得志的魏文長，可就天從人願了。

且說魏延奉了孔明將令，領了三千人馬，爬山越嶺，渡溪過澗，攀藤拊葛，依草附木，萬苦千辛，出了這幽門鬼道，只因夏侯惇四救各地，無暇顧及，雖有些小小戍兵，盡被魏延屠殺。從來輕兵襲險，多半成功，鄧艾之出陰平，劉裕之出大峴，李文忠之襲紅羅山，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蕭朝貴之圍長沙城，都是攻其無備，猝不及防，士無歸路，自殊死戰。魏延好不容易出了子午谷，乘着兵勢，一鼓得了鄠縣，教軍士飽餐一頓，棄了鄠縣，乘夜向長安南門進發。黎明時候，便到了長安。那長安雖在戒嚴時間，因離戰區尚遠，四門出入，嚴密稽查，往來行人，尚未禁止，誰也不料魏延的兵，來得這樣神速。天色初明，魏延先令川軍數十人，穿着魏兵服色，扣門告急道：斜谷張將軍全軍大敗，派人回來求援。城上守兵聽見，不敢怠慢，火速開城。川兵進得城來，逢人便殺，在城樓上放起火來，魏延橫刀躍馬，督隊入城，喊殺連天，全城大亂。夏侯楙從睡夢中驚醒，只見滿城火起，衣服也穿不及，帶領親軍出了西門，投楊阜軍中去了。魏延得了





長安，喜得怎麼樣似的，吩咐禁止騷擾，安輯居民，嚴守城池，靜候將令。

一二日間，黃忠領兵到了，將沿途要隘，置兵防守。孔明令軍士開關子午谷道路，以便兵隊往來，聽見魏延得了長安，兼程前進。黃忠魏延出郭迎接。孔明入府坐定，重賞魏延，着實誇獎了一番。令黃忠帶領一萬人馬，副將馮習張南，乘魏兵新敗，前敵未知，仍令部卒，穿了曹兵衣甲，充作敗兵，直到了潼關，賺過徐晃，奪取關隘，好生把守，阻住曹兵西下之路。黃忠得令，火速起程。

自古道兵貴神速，潼華一帶，只聽得漢中失守，長安危急，冷不防飛將軍自天而下。長安到潼關，都是平原大道，無山河之阻，黃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忠兵到，簡直如狂風掃落葉一般。由長安到潼關，不過五百餘里，三四日間，便到了潼關。潼關守將徐晃，新從宛城調來，正接着大魏皇帝親征消息，正預備躬迎聖駕，接連收到夏侯楙告急文書，吩咐副將徐瑛守住城池，自領精銳五千，來救長安。

徐晃剛才出發，只見長安敗兵，如雪片的敗進關中。徐晃情知有變，急忙吩咐閉關，那裏還來得及，城門邊鼓角齊鳴，黃忠抖擻精神，左有馮習，右有張南，催兵殺入。川兵新得長安，銳不可當。魏兵不料川兵來得這樣快，更不知有多少人馬，川兵進得關來，四處放火，魏兵大亂。徐晃抵敵不住，撥轉馬頭，招呼人馬，出關東走。黃忠乘勢追殺，在狹道中，短兵相接，魏兵死者，不計其數。徐晃徐



瑛死戰得脫，帶領敗殘人馬，退守閿鄉。黃忠回轉進關，吩咐救火安民，犒勞軍士，叫馮習張南各領二千軍士，分守潼華各地，搜捕曹兵，連絡聲勢，遣人西入長安，飛報孔明。

孔明聞報大喜，手書獎勵，再令吳蘭雷同各領兵三千人，分屯藍田渭南一帶，以固長安，而壯軍勢，遣人星夜入川報捷。玄德承制教孔明權領雍州牧，俟關中大定，再圖進取，從征諸將，各加升賞，孔明拜謝。賈使命的乃是孔明之弟諸葛均，新授長安太守，由玄德派來協助，兄弟相見，自相歡慶。孔明將民事盡付兄弟，自己一心籌畫軍事。長安已入川軍之手，那張郃兀自與張嶷張翼戰爭，聽得長安失守，連夜逃往武功。張翼得了郿縣，與鄠縣聲息相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通，孔明教他二人，進攻武功，截鍾鄧的後路。二人領命，領兵前進，到了武功附近，擇險要處安下了營寨。四處遍設了川兵旗幟，聲威赫耀，且自不提。

且說馬超奉了孔明將令，由陳倉故道出兵。那鄧艾鍾會，早在散關左右，設險以待。馬超紮住人馬，同李嚴王平計議道：鍾會少年善戰，我所深悉，今據險以扼我進兵之路，天險難攻，以我之意，欲煩李將軍領兵三千，繞道赴汧陽，會合舍弟馬岱，與守將姜維，以全力進攻扶風，鍾會急於救援，然後我始可以得志。李嚴領命自去。馬超與王平，結營自固，並不出戰。

山上係鍾會營寨，鄧艾在扶風寶雞駐紮。當下鍾會在山上看



見馬超營壘整齊，聲勢浩大，却按兵不戰，知道是來者不善，便令開營出戰。一連三日，川兵只是不出。到了第三日，王平與馬超商議道：鍾會詭計多端，連日索戰，欲視我軍勢。以我按兵不出，必疑我另有別圖。聞兵士說道：此山有一小道，可遠出魏兵寨後。平今晚領三千人馬，去越魏營，鍾會必領重兵據險要，擊以覆我師，備多力分，將軍可領兵竟取其營，我遇險不進，以虛其望，彼進無所得，退失所據，不敗何俟？馬超大喜，與王平各自暗暗準備。那鍾會在山上，看見川兵移動陣脚，知道將從小路進攻，教裨將胡榮謹守寨柵，自領精銳三千據險以待，預備生擒馬超。王平到了險地，並不進兵，吩咐軍士安排強弓硬弩伺候，任憑魏兵如何鼓噪，不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必理他，候他臨近，射他一頓。鍾會埋伏許久，看看川兵來到，忽不前進，心中猛省，麾兵急退，一聲鼓角，川軍萬弩齊發，鍾會退兵不迭，回看大營火光冲天。那胡榮豈是馬超的對手，被馬超殺進營中，一鎗刺死，殺散魏兵，奪了要隘，引兵前來迎接王平。鍾會前後受敵，只得棄了散關，逃到扶風，與鄧艾會合一處。

那鄧艾與李嚴連戰三日，不分勝負。姜維與李嚴馬岱計議，來日李將軍出馬，維引兵虛作搶城之勢，以亂鄧艾軍心。馬將軍引兵三千，橫擊魏兵，使彼首尾不能兼顧，則扶風可得矣。李嚴依計，到了次日，兩個再戰。姜維領兵三千，直衝將來，向扶風城過去。鄧艾急揮兵阻攔，刺斜裡馬岱一軍橫殺出來，阻住鄧艾歸路。鄧艾



奮勇死戰，殺條血路，落荒而走。姜維奪了扶風，李嚴馬岱追趕鄧艾。鄧艾正在危急，鍾會敗到此地，向前接應，不敢戀戰，退到武功。見了張郃，各訴敗兵之苦，二人才知長安已失，川兵勢大，孤城難守。棄了武功，同去涇陽，會合韋康楊阜，參見夏侯都督，招集潰兵，尚有二萬餘人，欲圖反攻長安。

孔明得了馬超捷報，飛檄令張嶷張翼，分屯扶風武功。馬成屯寶雞，馬超率領李嚴姜維王平馬岱，去取涇陽。命令到時，馬超已追趕張郃鍾會，到了涇陽。夏侯楙聞知馬超兵到，嚇得面如土色。楊阜道：都督休要驚慌，馬超有勇無謀，此次窮兵遠追，士卒已疲。張將軍領新兵一萬出城迎敵，鍾鄧兩將軍各領新兵五千，離涇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陽十里左右埋伏，馬超追趕前來，三方夾擊，必獲全勝。夏侯楙本無主見，便依計行事。

那邊馬超見張郃出軍迎敵，姜維啓道：張郃、鍾會皆新敗之將，不堅守涇陽，而輕出迎敵，必有埋伏，要擊我師。爲今之計，將軍領兵萬人，直擊張郃，張郃必敗。越伏而進，以奪涇陽。李將軍引兵截住張郃，使不得回救。維與平北將軍各領五千人，截擊伏兵，得了涇陽，前無堅城，後無勁敵矣。馬超連聲道：伯約真良策也！立時分派馬超自與張郃接戰，魏兵累敗，氣已先衰，川兵鼓譟直進，張郃回馬就走。鍾會、鄧艾急出接應，馬超號令軍士衝鋒直過。姜維馬岱，鬪住了鍾會，李嚴戰住了張郃，馬超揮兵搶城。





城內因大兵在外，不敢閉門，馬超躍馬當先，魏兵披靡，殺入城來。楊阜叫軍士放箭，如飛蝗一般射來，馬超撲開箭林，手起一鎗，將楊阜刺死。韋康上前急救，又被馬超刺落馬下。川兵如潮水一般，聲勢洶湧。守城軍士棄了弓箭，紛紛逃命。夏侯楙回着楊緒，開城使走，却給前頭一彪兵，爲首一員大將，橫刀躍馬，攔住去路。三合之內，擒了楊緒，却是魏延奉了孔明將令，夾攻涇陽。夏侯楙攔馬便走，馬超趕到，又是一鎗送了性命。

那張郃鍾鄧三將，見城池已破，率領殘兵，由蒲城渡河，竟奔安邑去了。馬岱姜維追趕了一程，回兵候令。馬超令李嚴駐紮涇陽，姜維馬岱王平分徇各縣，自己同著魏延回長安來見孔明，遠遠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望見長安城闕，想起當時情景，如今又捲土重來，不覺感慨橫生。孔明聽見二將大獲全勝，回轉長安，自己出城迎接。馬超下馬參見，孔明笑道：關中大定，皆孟起文長之功也！二將稱謝，隨着孔明入城。正是：

曾幾何時，又見咸陽宮闕，有如此酒，必誅許下仇讐。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作者於人一善，必予盡力彰之。如本回之寫魏延，兵出子午谷，益可知之矣。而又不願自居蹈襲他人故智，或至毀及前賢，故於回首，不惜重言以辯明之。然吾謂孔明之不得出子午谷，由於荆襄既失，後路空虛，一方伐魏，一方又時刻防吳，此其不得不趨於謹慎者也。而一論荆襄之失，咎在阿誰？不置援兵，作者固於楔子中責



之矣。是斯時不可履危途。出子午谷，不可謂孔明之非，而使不得出子午谷，以成奇功，亦不可不謂咎實仍在孔明也。孔明之必六出祁山者，以此孔明之鞠躬盡瘁者，亦以此孔明不意而聞此言，正撫膺而增奇痛。魏延以爲不從其計而生怨，後人亦以爲不從其計而可惜。甯知孔明當日匪計之不從，亦非兵出祁山，不足以自誌不忘之過耳。此所以愈出祁山而疾愈深也。吾於演義中孔明謂非萬全之計，僅言沙欺中原無好人物，以答魏延。而於吳之上犯，諱莫如深，未嘗並舉，用以自證，或不誣也。今作者特先爲孔明地，此爲立言有體，其胸中必另有獨到之見，惜於書中不獲聞之。至爲鄧艾陰平，遙遙相對，作報復翻案之筆，則吾既亦知之矣。

夏侯稱爲淵之子，嗣於惇。淵爲忠斬，操憐之，妻以清河公主。此楸招爲駙馬，本在淵死以後。而孔明初伐中原，兵出隴右，自請領兵拒蜀，拜大都督，卒至死五將，失三城，大敗而亡，走入羌。孔明方盡提漢中兵馬，大出祁山，是楸固與蜀首出交鋒者也。其人執綉而驕，其兵脆弱而怯，其戰役摧枯拉朽而無可紀。然不得抹殺史迹，而廢此一人。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則以姜維於此而歸，祁山自此而出也。故今仍令首當蜀兵，而於前數回中，先伏其都督關中之筆。惟以淵鑿漢中，則楸之見任，不得不以親貴受命書。此駙馬之招，不及待淵身死之所翻案也。否則作者豈有明其身世，而不知尙主之前後者乎？數回之前，故伏此人，卽爲諸葛師出漢中，首向長安進收關輔之地，而必仍依於史，由楸先行拒敵，以嚴從逆之誅。關中一得隨手卽了，却此人於是馬超趕上一鎗，結果性命除掉廢物一個，此中皆大有筆法也。

此回係以演義中九十一回，伐中原武侯上表，與七十二回曹阿瞞兵退斜谷，前後接筭，期翻前人之案，來合自布之局。聯絡兩回，獨抒韜略，分兵而進，陳兵而援，處處設防，著著占先。風馳而戰，破竹以入；於是漢中一出，關中卽定，長安失而潼華危，敵關克而關輔急；長趨深入，捷報紛馳，魏延成襲險之功，黃忠受奪關之賞，此一路也。馬超從王平之計，則敗鍾會；分李嚴之兵，則敗鄧艾；姜維展首尾夾攻之策，而取扶風；陳越伏以進之謀，而取涇陽，此又一路也。張嶷張翼，前拒斜谷張郃之兵，以通郿鄂；後屯扶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第十八回 修親征魏武帝還兵 雪積城馬孟起奮武





第十八回 侈親征魏武帝逞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 反三國志

### 第十八回

侈親征魏武帝逞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話說曹操初登大寶，大封功臣，又以孫劉失和，心中稍懈，不防着諸葛亮乘機進取，得了漢中，殺了夏侯淵。操不覺大驚，一面調徐晃去守潼關，一面令曹洪爲前部先鋒，領兵三萬，先入長安，傳諭大小將士，御駕親征。又在許昌替夏侯淵發喪，親自祭奠。曹洪正待開拔，却被龐士元打聽消息，飛報荊州，請出兵宛洛，以分曹。





兵之勢，好教孔明安穩收拾關中。雲長元直都一致贊成，派張苞領馬步兵軍八千，來到襄陽，聽十元調遣。

當下龐統與張飛定議，派裨將黃叙引兵三千替關興守南陽。那黃叙乃是老將黃忠之子，南陽又是黃忠的故鄉，黃叙家傳武藝，穩重老成，接守南陽，實屬人地相宜。然後令關興引馬步全軍一萬二千人，趙累爲副，進逼舞陽，遙窺葉縣，令張苞領馬步全軍一萬二千，陳震爲副，由博望屯逕出伊陽，斷嵩汝之路。張飛同着簡雍自領大軍二萬，出駐南召，接應兩路人馬。龐士元自守襄陽，以防後路。三支人馬同時出發，聲勢非常浩大。

葉縣守將曹仁、伊陽守將文聘、飛章告急。曹操素來畏服雲長，



第十八回 侈親征魏武帝還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如。今。聽。見。雲。長。出。兵。格。外。注。意。急。令。曹。洪。兵。駐。方。城。山。擋。住。關。興。屏。蔽。許。昌。令。曹。休。領。兵。二。萬。沿。汝。水。駐。紮。以。防。張。苞。就。此。東。西。調。動。援。兵。時。候。魏。延。已。從。子。午。谷。得。了。長。安。張。飛。却。按。兵。不。出。觀。望。形。勢。曹。操。才。知。道。荆。州。出。兵。全。是。牽。制。自。己。援。救。關。中。軍。馬。急。令。太。子。曹。丕。監。國。司。馬。懿。都。督。豫。州。軍。事。自。己。領。大。軍。九。萬。令。許。褚。領。兵。一。萬。火。速。前。往。潼。關。接。應。徐。晃。援。救。長。安。親。督。大。兵。陸。續。出。發。許。褚。晝。夜。兼。行。來。到。闕。鄉。徐。晃。已。經。敗。退。二。人。相。見。許。褚。便。要。前。進。徐。晃。勸。止。且。候。聖。上。到。來。

不。到。三。日。曹。操。大。軍。來。到。從。行。謀。士。劉。曄。賈。詡。陳。羣。董。昭。桓。階。陳。泰。武。將。曹。彰。呂。虔。孫。禮。郭。淮。田。豫。王。基。曹。純。曹。真。曹。羲。曹。訓。國。



淵涼茂，任峻，臧觀，龐涪，張範，王雙，王凌，毋丘儉，大小將官五十餘員，旌旗連屬，不絕於道者七十餘里。二將恭迎入城，徐晃叩首請罪。操親扶起，說道：「孤爲荆襄疑兵所誤，遣救來遲，將軍何罪之有？」那敗退安邑的張郃、毛玠、鄧艾、鍾會，聞知魏王御駕親征，一齊都到闕鄉，見駕，請按失城戰敗之罪。操撫慰四將，道：「諸葛亮三路入關，兵勢浩大，孤不能先遣重兵救援，致諸位將軍血戰經旬，外無援助，渡河北守，爲國勤勞，孤罪大矣。諸將何罪？命置酒慰勞。諸將皆感激，誓死圖報。」

操又問張郃漢中兵敗情形，張郃將孟達通敵，失守陽平，退入斜谷，協同鍾鄧再戰馬超，及夏侯征西失守定軍情形，一一奏知。



第十八回 侈親征魏武帝還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操流涕道：「征西昔同患難，中道死亡，失吾右臂矣！隨問徐晃道：「川兵守潼關者何人？」徐晃道：「是老將黃忠。張郃道：「殺征西者，正是此人。操下令軍中，有得黃忠首級者，賞黃金千斤，賜爵關內侯。隨令鄧艾、鍾會各增兵五千人，帶領國淵、涼茂、龐涪、臧觀四將，仍回安邑，由蒲津伺隙渡河。逕襲大荔高陵，以分川兵兵勢。毛玠引兵五千往後接應。五將領兵去了。令許楮爲正先鋒，張郃爲副先鋒，領兵一萬，逕叩潼關討戰。」

誰知孔明在長安，早得着漢南急遞消息，知道曹操大舉親征，聲勢甚盛，不可輕敵，命偏將軍馬忠、劉琰領兵五千，帮着兄弟諸葛均緊守長安。杜瓊、霍峻分行雍州牧府事，協同長安太守，接濟



前方諸軍軍實令魏延領兵八千，合張嶷張翼五千兵，駐守韓城。郃陽一帶，晝夜嚴防，以免曹兵從上流偷渡，擾亂我軍後方。

魏延領命欲行，孔明喚道：「文長！鄧艾鍾會曹兵後起之良，前在汧陽，以孟起之勇，猶不能得志，率飢疲之兵，於屢敗之後，尙能轉戰千里，渡河北遁，曹操善於用人，知我得潼關，一時難下，必分兵從上流偷渡黃河，以擾長安之北，駕輕就熟，自必以二將領兵，我軍新定關中，曹兵潰散，鄉間者尙多，鍾鄧詭計多端，必遣細作，渡河勾引，乘機舉事，文長此去，可令伯岐駐兵蒲城，專清鄉間，伏莽將軍與伯恭分屯韓城，大荔嚴修守備，不得片時懈怠，務使曹兵不能飛渡，則將軍之第一功也。」魏延領命，自駐韓城，前倚龍門，下



第十八回 修親征魏武帝邊兵 雲積憾馬孟超奮武

臨黃河，令張嶷駐蒲城，令張翼駐大荔，遵照孔明所囑方略行事不提。

孔明傳馬超入府，馬超參見已畢，侍坐一旁。孔明道：孟起前入益州，主公面許爲先將軍復仇，今曹操近在咫尺，是將軍復仇之時至矣！馬超再拜流涕道：願領元帥將令，去當前敵。孔明道：我已命文長前往韓城，防守黃河上流，孟起可領舊部萬人，先赴潼關，與黃老將軍合兵，曹兵到此，便可出關應戰，以挫其鋒；即日差吳蘭、雷同，前往涇陽高陵鎮守，替回正方子均、伯約、仲華四人來潼關助戰。曹兵若敗，不可追趕，小心守關，候令再進。馬超領命去了。孔明差雷吳二將領兵五千，替李嚴、王平、姜維、馬岱鎮撫各地，令



四將火速回長安聽令。二將星夜去了。

三數日間，李嚴四將來到長安，孔明獎勵有加，令李嚴領兵三千，駐紮華陰，專護往來軍實糧秣；姜維馬岱各領兵三千，前赴潼關，協助孟起；王平領兵三千，駐紮渭南。四將領兵，立時出發。孔明再令費詩從武關出襄陽，知會翼德士元，轉啓雲長，將張苞一軍，西沿白河，移駐伏牛山，與武關駐軍策應。再令宗預迅往金城，調韓遂軍隊萬人，即日東下，填駐蕭關涇陽馮翊一帶。兩路使者，分頭領命。十日之內，張苞移兵附近武關，韓遂差姪兒韓璇韓理，各領五千人入關，遵照命令填防各城。

立德在益州，知孔明連取漢中長安，曹操興兵，爲夏侯淵報仇，



第十八回 侈親征魏武帝還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猶恐地廣兵分，恐有疎虞，派益州治中從事楊洪，率偏將陳易、鄭綽，將蜀兵萬人，由漢中出陳倉故道，來長安助戰，並賚犒賞將士許多物品。孔明率領諸將，拜受已畢，吩咐楊洪率二將，屯駐渭南藍田華陰各地。那楊洪有謀善斷，夙得孔明知賞，奉了命令，駐紮關東各地，真是動協機宜，地方安堵。孔明見關中四路安靜，自己帶了李嚴、王平，率兵一萬，來到潼關，與曹操決戰，那願當前敵的馬超，早與曹操血戰幾場了。

各位休怪兄弟，實在先要將關中佈防安帖，才可決戰，因此才把馬超報仇的事擱下來了。如今且說馬超領兵來到潼關，黃忠迎接入內，兩下坐定，馬超動問曹操兵勢如何？黃忠說道：據細作





報稱曹兵約十餘萬，旌旗車馬連綿七十餘里，聲勢甚大。某家因未奉將令，不敢出戰。曹兵連日討戰，只加意防守，未曾出兵。如今將軍到來，休息數日，便可出戰了。馬超道：老將軍所見甚是。末將奉了元帥將令，前來協助將軍，明日請將軍守城，末將出關，務要生擒曹操，以報先將軍之仇。

黃忠道：馬將軍，你看關中新定，兵力未充，曹操兵勢洶湧，一有疎虞，反誤大事！好在潼關天險，某家協同將軍把守，料他插翅也難飛過。曹兵攻堅不下，求戰不得，曠日持久，銳氣自挫。俟伯約與令弟兵到，再行開關出戰，必獲全勝。將軍以爲如何？馬超喜道：老將軍高見，末將願從良策。兩人督率將士，分城把守。



第十八回 修親征魏武帝邊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曹兵營裡，許褚張郃，連日討戰，川兵居高臨下，堅守不出，回報曹操。曹操與衆謀士商議道：我兵遠來，利在速戰，黃忠堅守不出，曠日持久，以老我師，如何是好？賈詡道：聖上諸葛亮以不滿十萬之兵，乘屢勝之勢，不及兩月，奪取漢中，進收關輔，兵鋒之銳，近所希見。而頓兵不進，堅守潼關，以詡管見，測之必係徵集後方軍隊，鎮撫關中，俟內地肅清，然後出而決戰。我若俟其定而後戰，則彼以逸待勞，先已制勝，非使之求戰於我，以搖其未定之基，殆不足以要必勝之局也！操道：文和之言，洞見癥結，但如何方可以使其求戰於我？詡道：諸葛亮相現方撫定關中，未暇遠略，雲長遣兵上犯伊嵩，不過以固武關之防，而掣我援兵之肘。我若盛兵以臨張苞，



則黃忠必出關而追我，是我之所求者得矣。

操大喜，令徐晃率兵一萬，會合曹休文聘進攻張苞，一面催督鄧艾鍾會乘機渡河，擾亂川兵後方。鍾鄧二將奉命，百計千方，要渡黃河，無奈魏延張翼把守十分嚴密，後方又來了韓遂一枝生力軍，協同張嶷將地方潰兵積匪收拾乾淨。鍾鄧無法，遣人飛報曹操。曹操教毛玠督臧觀四將嚴守河津，調鍾鄧二人回營。鍾鄧回來見過曹操，操令二人各領兵三千，在潼關附近左右埋伏，專等川兵出關，從後襲擊。

關上黃忠馬超見曹兵連日不出，兩個正在商議。姜維馬岱來到，見過二人，四人一同商議。姜維道：「曹操詭計多端，見我堅守不



第十八回 修親征魏武帝還兵 雪積械馬孟起奮武

出。必。轉。而。攻。武。關。之。兵。以。濟。我。軍。耳。目。我。軍。利。在。首。尾。相。救。非。出。援。不。可。彼。必。伏。兵。關。外。以。伺。我。我。軍。遠。救。不。能。必。且。近。敗。是。我。爲。彼。致。而。我。失。其。所。據。矣。馬。超。道。伯。約。之。言。是。也。武。關。之。兵。有。翼。德。爲。之。後。援。曹。兵。不。以。全。力。臨。之。未。易。猝。敗。我。不。爲。彼。所。誘。則。彼。無。從。施。其。技。矣。

姜維道：曹兵急於求戰，我不如將計就計，亦足以寒曹兵之膽也！馬超道：計將安出？姜維道：曹操用兵，十步九計，潼關之外，必有伏兵，如今請馮張兩將軍，謹守城池，將軍領兵五千，直入曹軍，黃老將軍領兵三千，爲第二隊，維與平北將軍各領三千人，分左右翼截殺伏兵，戰勝之後，卽速回兵，仍設二伏，以待追者，是操欲棄



此而不能攻城而不得矣！馬超黃忠並皆稱善，各各依計行事。

馬超自領前軍，黃忠將後軍，姜維將左軍，馬岱將右軍，即時開關出戰。曹操料川兵將出，令鍾鄧爲第一伏，又令曹羲曹訓爲第二伏，許褚將左軍，張郃將右軍，侯成領羸卒居中搦戰。分撥已定，只聽得關上一聲鼓響，關上川兵如排山倒海衝將下來。馬超一馬當先，侯成退後不迭，被馬超一鎗刺死。曹兵望後便退，馬超乘勢追趕。

馬超趕過了第一伏，鄧艾鍾會伏兵齊起，要來截住馬超。馬岱姜維就勢迎住，黃忠亦揮兵殺來。川兵占領高地，衝鋒下擊，鍾鄧二將，抵敵不住，棄仗而走。馬岱姜維追殺一陣，退伏原地。馬超已



第十八回 修親征魏武帝邊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進了第二伏，曹羲曹訓，雙馬齊出。馬超奮勇上前，兩三個回合，先殺了曹羲，後殺了曹訓，曹兵大亂。

曹操在中軍轅車上，望見馬超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心中大怒，把令旗一揮，曹營衆將，四面圍繞上來。馬超回馬便走，鍾鄧許張四將拍馬追來。將近關前，馬岱姜維讓過了馬超，六千弓弩手迎着曹兵，如飛蝗般射來，曹兵紛紛落馬。馬超回兵追來，左有姜維，右有馬岱，後有黃忠，乘勢追殺，勇不可當，曹兵退下。二十餘里，四將乃緩緩收兵進關。曹操查點兵士，折了五千餘人，損了三將，大怒道：「不破潼關，孤不歸矣！」揮軍前進，仍紮原地。守關軍士，報知黃忠馬超二人，姜維道：「此謂憤兵，不宜輕敵，任彼猛攻，祇宜禦。」



之，損失太多，彼自退兵。

到了次日，曹操果然下令進攻，諸將捨死忘生，拚命向前。誰知道潼關乃是天險，內有精兵良將，守禦得法。曹兵一連攻了三日，死傷山積，潼關還是不動分毫。劉曄入諫道：「頓兵堅城，仰攻不拔，兵家大忌，請陛下飭諸將停攻，防城兵之乍出也。」操見折兵太多，將士勞苦，下令停攻。

曹軍諸將，方待休息，關上鼓角齊鳴，川兵兩路殺出，左有黃忠、姜維，右有馬超、馬岱，勢如風雨，曹兵大敗。馬超縱馬上前，殺入中軍，直取曹操，許褚向前迎住。黃忠大叫道：「休要放走了曹操！」拍馬舞刀，上前來捉曹操，曹彰挺鎗迎接。姜維馬岱指揮弓弩手沒命

第十八回、修親征魏武帝邊兵 雪覆懷屬孟起奮武

的射來，曹兵自相踐踏，死者狼籍。張郃保着曹操，往後便走。姜維見自己兵少，鳴金收軍。這一陣殺得曹軍亡魂喪胆，得了曹操御用車蓋，正是：

河水洋洋，一雪當年之恨，陣雲黯黯，誰招萬古之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前回大戰，以寫諸葛出師即提，備書戰略，藉明成敗利鈍所可逆料，不欲使祁山六出之頓挫，再見於今，而將盡拭英雄長滿衣襟，出師未捷之淚者也。其文之表，則凱歌四奏，滿紙風雲；其文之骨，則殫唱千年，異常沉痛；思之思之，特猶草堂誰覺之大夢云耳。然以鳳雛元直，分輔荆襄，共成大業，則不可獨寫諸葛冷落靡徐，在軍事既必重牽制之兵，在人材亦須混偏重之筆。故本回之首，即轉筆一寫關張，同樣亦







分三路出兵，以擾宛洛。而龐徐謀主，自卽所以歸功。是寫關張，皆只欲寫鳳雛元直二人，以並諸葛而已。如此始無容心於廻護，絕不輕易以恭維。前回文章，完全盡出翻案，直屬哀音迭作，熱淚頻揮之筆。固未嘗絲毫有同於演義之寫諸葛者也。本書一直到底，胥應作如是觀。

作者不予曹操，乃以親征書，何也？曰：用明其篡，正所以行誅也。非予也；曰：又許孟起以復仇也。許復仇卽以親征書，仇得復矣。故孔明之命馬超，首申此義。於是孟起復仇之時至，老瞞有不兵敗將亡，喪魂失魄，再逃渭南之命者乎？超之與維，皆不價能錫其類，前旣明之矣。故本書每寫馬超赴敵，必處處寫一姜維以助之。以維之謀，輔超之勇，天下可斷無敵，更有何仇超不得報者耶？至士元在羽，元直在飛，馬良在雲，甚且趙累在興，奈何如超之側，可無能謀之士以佐之。此以維授超之更兼文武智勇，尤勝其他。固又有濁重英雄之意，別存其間者耳。固不僅欲翻馬超寡謀，以至仇不得復之案也。



第十八回 修親征魏武帝逞英 靈積備馬蓋起奮武

行軍之道，後防最要。失後防，則失所以守，至不能守，而尚有能戰者。耶？世知西蜀偏安，以終在失荊州，而荊州之失，即在後防莫守，是直關全局興亡，非可以一時戰局卒乃忽之也。而守者又必得人，有戰將焉，有守將焉，尤不得用非其材，自喪厥後。如糜芳、傅士仁輩，直不能戰，又不能守之流，置之後防，則荊州之有，亦若無人也。其人重矣。本書作者，最能知此，其敢操必勝，果足自賞雄材者，亦在此。此回如超有勇，如維有謀，舉以復仇，猶必急亟完備後方，再圖克敵，而東西飛調，擇人又若是其慎也。使庸手當之，必不如此。以爲超維即足制勝，而馥萌之戰，裸衣之鬥，早必命鼓淵淵而起，有不鍾馗渡河，再蹈渭原之覆，而貽譏於軍事學家，謂是役可卜必敗也乎？尙何操蓋之能得也。

第十九回 徽舊部馬倍旋武威 裴故智魏延渡壺口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 反三國志

###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且說曹操被馬超黃忠開城出戰，殺了一個落花流水，心中非常憤恨，回到營中，吩咐飛調徐晃一軍，軍前聽用，令劉曄還許，徵發兗州兵三萬，青州兵三萬，會攻潼關，不得有誤。劉曄領命自去，操命諸將，補葺卒伍，謹守寨柵，乘機再戰，以整軍威。早被細作探得，報入潼關，黃忠馬超姜維馬岱四人，商議迎敵之策。



忽報馬飛報，元帥領兵來到，四將出關迎接，孔明入城，報告戰勝情形。孔明喜道：「伯約料敵如神，非漢升孟起亦不足以挫曹兵也。」四將又將曹操頓兵計畫，一一啓知。孔明道：「頓兵堅城之下，曹兵雖多，不足慮也！惟我軍迭經大戰，不無傷損，川兵利於山谷戰，爭將來與曹操馳騁中原，非西涼士馬不能爲功！」孟起約計武威、酒泉、張掖、金城四郡，餘卒尙有多少。馬超答道：「四郡除留兵鎮撫羌氏外，約可得材官騎士三萬餘人，皆可以即時徵發。」孔明道：「本擬煩孟起回去收兵，今大敵當前，相需正急，可令仲華前往隨喚馬岱聽令，速領軍士三百人，回到武威，協同韓遂，徵發四郡餘兵三萬，卽由將軍統率，轉回潼關，以便與曹兵決戰。」馬岱領令，星夜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起程前往，徵兵四郡，往返至少也。須兩月，暫且按下。

孔明喚姜維道：曹操頓兵堅城，連遭挫敗，調集大兵，以圖困我。潼關天險，以逸待勞，操雖有百萬之衆，亦不足慮。惟文長領兵防守黃河上流，責任重大，若有疎虞，非同小可！伯約可領五千人前往協助，小心謹慎，臨機應變，總以不使曹兵偷渡爲要。姜維領令，同著副將高翔，領兵去韓城，會合魏延，協守河津。孔明致李嚴王平督率軍士，嚴守關隘；黃忠馬超領兵二萬，在車箱谷口紮下大營，以便將來出兵，不令曹兵封鎖關口。四將領兵各日前去。

孔明自將詳細情形，派人飛報入川，書末具言曹操西攻潼關，必懼雲長進躡其後，將嫉江南進犯荊州，宜遣人知會雲長，嚴防



東寇川中劉立德接得孔明手書，差人火速知會雲長，雲長令趙雲督兵嚴防前線。此係軍事上應有之手續，作書的不嫌煩絮，層層寫上，就是因爲要彌補荆襄缺憾，故而十分鄭重其事，好叫那呂蒙有法無處使，雲長公也不至於走麥城了。

單表姜維領兵到了韓城，會見魏延，兩下相見，甚爲喜悅。姜維宣布了孔明的意旨，魏延受命，擺酒與姜維高翔接風。酒席中間，魏延道：「伯約！如今曹操兵紮關，四處徵調軍隊，欲與我決一死戰。若待其大兵雲集，然後戰，兩軍勝負，尙未可必！元帥深慮遠謀，欲俟河西兵至，始與交兵，自屬深穩。但以延觀之，似宜乘其未定，進擊爲妥。」姜維道：「將軍之言，甚是。但曹操用兵，深得古法，將士



第十九回 徽舊都馬岱旋武威 襄故智魏延渡壺口

一心壁壘森嚴，不能謂之未定。元帥據城池之固，挾黃河之險，有黃馬二將軍之雄武，乘破竹之威，猶不肯輕於一戰者，不過因關中斷定，伏莽尚多，勝則匿跡銷聲，稍有挫敗，則市人皆敵，軍心一亂，不可收拾，故而一面極力鎮撫地方，一面據險以老曹兵，防地不寬，則易于守，軍鋒不挫，則利于戰，我與將軍但宜謹遵將令，靜候調遣，爲是。魏延默然，酒筵散後，各自歸營。

你說魏延懷着什麼心腸？原來他是一位好動不好靜的，自己雖然得了長安，孔明却教他來防河，不令他身當前敵。此番聽得馬超、黃忠、大捷、潼關，只急得心癢難搔，又聽得鄧艾、鍾會已回關鄉，知道隔河魏兵現無良將，心中打量彼軍可以伺隙渡河，擾我





後方，我寧不可伺隙渡河，擾彼後方。盤算已久，恰好姜維來到，意欲與姜維合作，却一團高興，爲姜維所阻。當下回營，通盤計畫，決定違令私行，冒險進兵。隨修書一封，教人送與姜維，要他謹守汛地，自己率領五千人馬，把從前拘集船隻，乘着黑夜，一聲暗號，渡過黃河，向孟門上岸。

那守孟門的，乃是魏將臧觀，猛不防川兵偷渡黃河，一聲喊起，魏延身先士卒，殺入曹營。曹兵營中，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黑夜裏不知川兵多少，自相踐踏，與臧觀連營接近的，便是龐涓，聽見臧觀營中大亂，急忙提兵來救。魏延正從臧觀營中殺出，從暗擊明，手起一刀，將龐涓砍於馬下。川兵無不一以當百，喊聲動地，隔岸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姜維，接到魏延書信，知道他私自出兵，一面將自己部隊沿河布列，金鼓齊鳴，滿布船隻，來相接應；一面火速叫人告知張翼，派兵聲援。

那魏延渡河得勢，一夜之間，連破國淵涼茂二營。姜維恐魏延孤軍深入，叫張翼謹防河曲，自己提兵渡河，接應魏延。兩個乘勢追趕魏兵，得了壺口襄陵猗氏聞喜安邑五縣，差人飛報孔明。孔明聞知二將渡河深入，惟恐有失，急令李嚴領兵五千進駐河津，爲二將聲援。張疑進屯韓城，張翼進屯臨晉。五將分屯烽火相望，各據險要，不許再行深入，免致爲敵所乘。前敵軍事悉上魏延，姜維爲副。又與書魏延，獎其成功，責其輕敵，不得狃於此役。二次輕



舉伯約有謀能斷凡事須計議後行魏延得書心悅誠服真個事  
事與姜維商議姜維令嚴守新得各城自己與魏延秣馬厲兵深  
溝高壘以待曹兵。

那毛玠率領國淵涼茂臧觀退屯平陸遣人星夜渡河飛報曹  
操曹操急召衆文武商議道川兵越過黃河取得安邑我軍退屯  
平陸若彼分兵以西擾并州東襲灑池則冀州亦爲震動我軍前  
後受敵爲之奈何賈詡道兩軍相持不利退後宜令大將簡趙魏  
之銳卒以屯并州防川兵之西擾簡中軍之良潛師夜渡以致安  
邑之敵諸葛亮方據潼關以老我師不虞我之盡銳而北我以一  
將據肴函之固扼潼關之敵不得志於西或可成功於北也操道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文和之言，所見甚是，遂令任城王曹彰，持節都督冀并兩州軍事，以禦窺并之敵；令徐晃領兵一萬，謹守關鄉；自己拔寨起行，渡河而北。

那姜維魏延接了孔明將令，分防要塞，姜維與魏延商議道：將軍魏兵退屯平陸，必然飛報曹操，曹操足計多謀，知道我重兵現駐潼關，來此間者，不過偏師，若以一將守關，而悉銳渡河，以凌我，衆寡不敵，進無所據，退阻黃河，必致全軍覆沒。魏延道：伯約所見，情勢顯然，一面你我冒死拒敵，一面飛報元帥，速派援兵。姜維道：求援亦是，但遠水不救近火，以維愚見，魏兵敗屯平陸，不如與將軍合兵圍攻，先破其隔岸之孤軍，後據大河之險塞，彼既一時



不能飛渡，我得後援，蔑不濟矣。魏延大喜，兩人拔隊起程，分爲兩路，直撲平陸。

魏兵驚魂未定，被魏延姜維兩路夾攻，不消半日，便已打破城池，毛玠四將，敗向垣曲去了。二人吩咐軍士，憑河築壘，以待曹兵。剛才把壘築好，只見對岸曹兵，旌旗蔽日，金鼓震天，沿河尋找船隻。姜維吩咐軍士，將川兵旌旗豎起，安排強弓勁弩，截殺登岸曹兵。飛檄李嚴，進屯安邑。曹操方欲渡河，有平陸逃回敗兵，稟報川兵已得平陸，沿河駐守。曹操在馬上長歎道：「川將知兵，吾事敗矣！」傳令諸軍營紮灑池，由灑池渡河，以驅安邑之敵。諸軍遵令，由灑池北渡黃河，進駐垣曲，相機進取不提。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且說孔明接到魏延姜維告急文書，知道曹操北走，潼關決無戰事，仍令黃忠帶了馮習張南，領一萬五千人馬，鎮守潼關，無論如何，不許出戰。自己帶了王平馬超，並偏裨將校二十餘員，大兵三萬，由潼關渡河，逕向平陸。魏延姜維前來迎接。孔明進帳坐定，二將頓首請罪。孔明扶起道：二位將軍冒險進兵，都係忠愛之情，且已成功，何必再論！惟向時所遇，非魏之良，若鍾鄧在此，文長非全軍覆沒不可矣！以後須當切戒，慎之！慎之！二將再拜受命。孔明叫姜維道：防河之責，伯約專之，當令伯岐相助，文長隨我去安邑可也。姜維應允。

孔明飛調張嶷同姜維防河，自同魏延諸將，來至安邑。李嚴迎



接入內，孔明道：曹操不得志於西，欲移兵而北，我兵已入河曲，不如乘曹兵未至之先，火速進兵，戡定并州，據上黨，以扼天下之脊。那位將軍帶兵前去奪取上黨？馬超應聲願往。孔明道：毛玠諸將現屯垣曲，不虞我兵越過上黨。將軍領兵一萬，輕騎長驅，由平陽長子，逕襲上黨，塞住壺關，晝夜兼行，務使在曹彰未到上黨之前，得了上黨，火速勿延！馬超領命兼程去了。孔明再令李嚴領所部五千人進屯長子，接應馬超。李嚴去了。再令張翼領所部兵五千，駐紮冀城，與姜維、張嶷聯絡聲勢。張翼領兵去了。

孔明自駐平陽，傳檄長安，調馬忠領兵三千，來平陽聽令。六七日間，馬忠到了，見過孔明，孔明令馬忠由絳縣去襲垣曲。張翼引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兵接應。又令姜維由茅津渡夾攻，兩路進兵。垣曲本非用兵之地，毛玠四將，抵敵不住，敗退陽城。

那時曹操大兵，已到晉城，聞知諸葛亮自至平陽督師，火速催曹彰先入上黨。曹彰領了三萬人馬，剛到壺關，關上遍豎川兵旗幟，上黨已爲馬超捷足先得。馬超得了上黨，任憑曹彰如何攻打，只盡心守禦，絕不出戰，把一個曹彰急得黃鬚倒豎，暴跳如雷。後面李嚴催督糧草，源源接濟。

孔明聽見馬超得了上黨，喜之不勝，調張疑、張翼駐紮芮城垣曲一帶，專防河曲；姜維領部兵八千，進據高平，與上黨犄角；廖立引兵五千，駐紮曲沃，回環策應；馬忠領部兵三千，出屯廣武，吩咐





諸將已畢，將魏延王平二將，喚進帳來，二將參謁禮畢，坐下。孔明道：「文長！孟起已據上黨，曹兵首尾中斷，文長子均各引精兵八千，由介休直取榆次，蕩定并州，得了榆次，進取定襄，定襄守將田疇，漢室舊臣，可令其守備，然後東塞井陘，子均沿太行山南下，逕據黎陽，黎陽守將劉延與雲長君侯有相知之雅，我兵一至，彼必迎降，乘勢銳進，撫定各縣，并州非復曹氏有矣！」二位將軍成蓋世之名，卽在此舉。二將聞聲，應諾，分撥軍隊，馬上起程。

并州舊係袁氏所有，門生故吏尙多，亦有漢室遺臣，憤曹操代漢，欲圖恢復。曹家將吏，雖有一二腹心之臣，因馬超據了上黨，消息中梗，魏延王平，如入無人之境，不上一月，魏延到了定襄，定襄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守將田疇，開城迎接。魏延取出孔明手書，承大將軍令旨，即請田疇領定襄太守，盡復漢家舊制。遣副將高翔，分兵三千，塞住井陘口。魏延自領重兵，駐紮榆次。王平到了黎陽，劉延亦係漢室宗親，親自出城，迎接王平，以次撫定各州縣。王平留兵三千，助劉延守黎陽，自領五千人，來助馬超。

孔明檄令田疇領雁門太守，駐紮榆次，馬邑定襄各戍，盡歸節制。令魏延分兵三千，駐紮離石，以三千人駐紮介休，徵發各地兵士萬人，突騎八千人，回到平陽，見了孔明，孔明甚喜，極力誇獎。魏延飛章報捷，教魏延暫駐平陽，接應諸將。孔明帶了許多金帛糧食，自去上黨犒賞將士。馬超王平迎接入關。孔明慰勞已畢，真個



萬衆歡騰，六軍感戴。又向各處巡視要隘，都十分堅固。孔明教王平領全軍萬人，堅守上黨，自同馬超率突騎八千人還平陽，仍回潼關，預備出關決戰。正是：

河。西。撫。定。足。搖。幽。冀。之。心。塞。北。歸。仁。已。顫。孫。曹。之。膽。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於是孔明將向中原矣。馬氏恩撫西涼，歸收故卒，自以馬超尤得士心，而不可遣者，則以許其復仇也。前韓遂兵來，所以填涇蕭馮翊之防，以重馬超後路，使仇得復。今馬岱人去，所以徵武金張掖之卒，以重馬超前驅，使功易成。本書開宗明義，即欲爲英雄孟起吐氣，珍重言之。故此等處皆是將寫馬超之筆，不是以寫諸葛之筆。所謂馳騁中原，川兵不合云云，是知盡屬設詞耳。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後防既備，更欲就後防而出奇，此真兵法之變幻，至不可捉摸者也。讀此一回，能無令老於軍事者，一齊拜倒敵之不可我乘者，我且得從而乘之，於是得攻不備，出人意之至意，作者欲寫兵法之變，且就寫地理之精，不順寫魏延之負勇渡河，乃逆入姜維助守，先寫孔明之深慮疎防，恐操偷渡，則又筆法之善變者。觀於姜維既至，魏延始有乘其未定進擊之詞，則前之未渡何也？惟仍假延好勝逞能，以掩讀者耳目於不覺，乃明姜維之往，正爲作者特遣，以接魏延之防，而后知此次出奇，實非延在心癢難抓，不幸之龐涓，却身殉作者有意炫人之筆底者耳。如此奇兵，一鼓而登孟門，再鼓而下五縣，不有非常之事，安立非常之功，姜維方舉武焚舟，繼延而渡，李嚴又接踵奉命接維而防，五將分屯，獲據險要，則作者之筆，亦不再爲深入矣。此皆西擾并州，東據灑池之伏筆，爲任城退保冀州之地，又不可不知者也。否則曹軍潛師，盡銳而北，奈何又爲姜維先破隔岸孤軍，使操不得復渡耶？然則川將知兵，亦無非夫子自道而已。

曹操北走，潼關解嚴，孔明平定并州，自爲應有之筆，而上黨先曹彰以入，又見孟



起成第一功。因知先寫魏延渡河，又是將寫馬超之筆。而王平姜維魏延之進兵也，張  
嶷張翼廖立之回環策應也，皆欲塞井徑以固後防而已。不如是，諸葛安得出關決戰  
以規中原耶？然作者即此半回之中，遍寫地理，具徵觀瞻形勢，實有懷於古今戰陣得  
失勝負之林，而又素經謀略計畫出入攻守者，斷非書生負手空喜談兵之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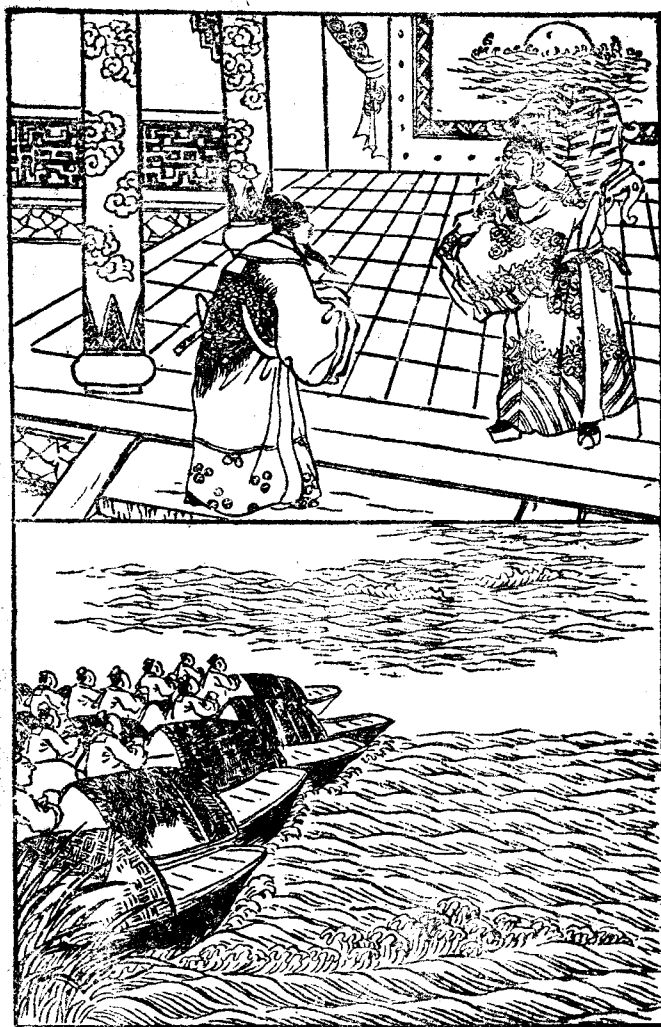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第十九回 徽舊部馬岱旋武威 裴故智魏延渡壺口



第二十回 急援兵賈詡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第二十回 急援兵賈詡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 反三國志

### 第二十回

急援兵賈詡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且說孔明派遣馬超，襲取上黨，絕了并冀兩州交通，乘戰勝之威，分遣王平、魏延、洵、下介、休、定、襄、陽、曲、井、陘各地，收兵拒險，蕩定并州。那三晉雲山，盡皆北向，二陵風雨，枉自東來，浹旬之間，兵威大震。那曹兵西扼於潼關，北阻於上黨，進不能得一戰，退又恐爲敵所乘，形勢日迫。





曹操在晉城聚集衆謀士商議道：諸葛亮用兵，神出鬼沒，我軍着着落後，爲其所制，今彼又襲據上黨，以窺趙地，收定襄，以拊榆林，閉關自守，收兵益卒，遠足以俯瞰中原，退亦足以憑陵幽冀，腹心之患，日益加深，如之奈何？賈詡道：川兵屢勝，拓土開疆，不徒我腹心之患，亦江南之大不利也！關雲長既絕孫權之好，其意豈須臾忘江南，不過因諸葛亮北出秦川，不肯同時樹敵，故雖當諸葛亮連得秦隴，荆州尙默然無聲，張飛之出駐南，召純係虛張聲勢，掣我援師，今西北日亟，詡請奉明令以入江南，說孫權乘隙以攻荆州，雲長事急，必求救於諸葛亮，諸葛亮必簡西行之銳，以南援荆州，我從而襲其後，雖不能盡復故疆，三晉之地，當可得矣。操道：

事勢危急，卽煩文和一行。

賈詡領命，星夜兼程，前赴江南。好容易到了建業，見過孫權，孫權優禮款待，賈詡便將奉使來意聲明。孫權道：川兵得勢，亦孤之不利，孤爲自衛計，亦必取荊州。大夫可歸達魏王，江東早晚卽當出兵。賈詡道：軍情星火，俟諸葛亮出了潼關，得了洛陽，荆襄消息，聯絡一氣，江南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用之矣。孫權笑道：大夫放心，孤不出兵，當年便不絕荊州之好。今日之事，孤不併荊州，荊州將併孤矣。賈詡聽孫權說得果決，知道他必然出兵，卽時辭別，回轉晉城，報知曹操。

且說孫權送過賈詡，召集文武商議。江東文武，當初原有兩派：



一派是主張親善荊州，以魯肅爲首，顧雍徐盛屬之；一派是主張三分天下，擇利而趨，以呂蒙爲首，諸將皆屬之。第一派是完全失勢，魯子敬懦弱無能；徐盛鎮守江夏，見孫劉失和，知道不免戰爭，只好加緊提防，服從上命。此刻孫權提及出兵助曹之事，在廷文武，一律贊成。他們對於形勢，都甚明瞭，知道諸葛亮出兵討曹，兩三個月間，便得了漢中關輔，北定并州，曹操用兵如神，却也顧此失彼，江南若不於此時出兵助曹，後來雖有此心，亦無用兵之地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競起圖存，除了束手歸降，那就非戰不可。

當下孫權見衆文武一致主張出兵助曹，便差陳武潘璋，持着自己手書，去見呂蒙，叫他起兵，水陸將士，盡歸節制。二將領命來



第二十回 急援兵賈詡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到夏口，見過呂蒙，呈上吳侯手書。呂蒙看罷，叫二將權且休息，派人至江夏請徐盛前來商議。

徐盛得令，即刻過江前來。呂蒙道：文嚮川兵連勝曹兵，盪定關輔，徇下井州，兵勢之強，日興月盛，無我矣！我既與劉氏絕交，終久必出於一戰，與其待曹兵勢敗而後始求自全，不如及曹兵勢存而先相策應。文嚮以爲如何？徐盛道：將軍之言甚是，但荆州方面，守備甚嚴，我欲與兵，何從而施？請將軍見示，以啓顛愚。呂蒙道：兵法避堅攻瑕，荆州以重兵守江，防我上攻江陵，我今以水師飾商人模樣，沿江而上，以陸兵沿西岸漸進，暗襲巴陵，如天之福，得了巴陵，便可逕窺長沙，斷荆州之右臂。荆州若以兵援巴陵，



我。以。舟。師。橫。江。擊。之。嚴。守。夏。口。以。致。敵。兵。則。進。退。有。餘。可。立。於。不。敗。之。地。矣。

徐盛道：將軍胸有成竹，盛無所復用其一得之愚，但關雲長徐元直一世之人才，近加以趙子龍游弋江湖，西北用兵，必備東南，若其有備，深入必危，曹之求我，我之援曹，皆欲起東南之戰鬥，緩西北之圍攻，欲令劉立德備多力分，俾曹氏得以收回三晉耳。我似可虛張聲勢，以襲江陵，而集兵夏口，以待強敵，關雲長心高氣傲，久欲起兵，與我為難，我若以取江陵為名，彼必為先發制人之舉，悉兵以爭江夏，是彼為我致，我竭水陸以環攻之，必可操勝算矣！



第二十回 急援兵賈翊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呂蒙道：彼兵大集，勝負未知，乘隙襲之，得巴陵，則彼亦不得不。出兵，是彼亦爲我所致矣！我若得巴陵，亦可寬江夏之防，而制荊州。之後，卽煩將軍來守夏口，調興霸守江夏，我自率潘陳二將軍去襲巴陵。防地有失，將軍之責，戰事有失，蒙受其罪。徐盛見呂蒙決意，知不可爭，便道：將軍決意出兵，盛願負夏口之責。

呂蒙大喜，飛檄召甘甯來守江夏；一面吩咐潘璋、陳武各領兵三百人，盡着白衣，駕着商船，向巴陵郡進發。自己帶着杜襲，領戰船五百，水師三千人，隨後接應。令蔣欽、朱桓領陸軍五千，從羊樓峒襲巴陵之後。

呂蒙預備已久，一聲出發，卽時就道，極其神速。甘甯調防江夏，



分兵陸續應援。徐盛接守夏口，深恐荊州兵若識破機關，以重兵阻巴陵，以輕兵襲夏口，弄成一個角弓反張，吩咐所部，用心防守，陸路添設烟墩，水路添設巡船，派了重兵，扼住荊州來路，以免爲其所乘。正是：

白。衣。搖。櫓。枉。勞。上。將。之。陰。謀。黑。雲。壓。城。深。恐。敵。兵。之。肆。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劉備一生大業，成於諸葛，而前後大失有二：赤壁聯吳，東風克捷，不乘戰勝之威，蹶彼之困，長驅襄樊，併力中原，進規河洛，滅此朝食，而與周郎相爭於荊州一席之地，遂使曹操坐大，不可復制，此一失也。兩川既定，斜谷倉皇，不乘雞肋之歸，悉我之銳，南圖關輔，戮力中興，旁收秦晉，恢吾故土，而與諸葛相娛於漢中一日之王，轉



第二十回 急援兵買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令關羽稱兵，不可復救。此又一失也。倘以攻襄之命，臨於赤壁。祁山之師，奮於關中。曾何可馬懿之善謀，能離吳蜀。滿寵之善使，能合孫曹。致有子明驕白衣飛渡之舟，雲長哀。糜城夜走之舟，以終於西蜀。偏安，淒其白帝者乎？此本書所以一定漢中，即圖關輔，而揚威華夏，先固荊州，即此提前反後之倒顛，遂握覆操折吳之勝算。而一受接迹，仍屬以演義七十二回接寫七十三回之翻案文字也。其蕩定并州，無非自抒偉略；而求援吳會，依然不易操謀。於是文和奉使，權代滿寵之行人；白衣渡江，故是呂蒙之面目。然雲長未出，烟墩烽火，轉成設自阿蒙；子龍巡江，斥埃樓船，便以俘其伏卒；不亦寒盡吳兒助賊之膽，再敢出乘虛躡後之奇否乎？讀前回，孔明書末，知會雲長，嚴防東寇，吾已知雲長將斡旅而出荆襄，是逆筆也。讀本回，呂蒙計中，偽餽舟商，上犯巴陵，吾益知雲長必陳師而即北伐，是犯筆也。犯筆見，則翻新之文至，而吳謀折，雲長之兵，可不不出耶？若夫雲長之兵，可出荆襄，乃欲諸葛之兵，得出關中也。又作者欲救玄德平生二失之意，彌平諸葛缺憾，俾成大業，良有以夫！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救呂蒙 龐士元巡城譎向龍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 反三國志

###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話說關雲長坐鎮荊州，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立意與建安皇帝報仇。祇因孔明西出秦川，曹兵勢力尙盛，自己一時盛怒之下，絕了東吳的交情，倘若荊州方面同時發動，兵力既恐不敷，樹敵尤其可慮，又兼立德三令五申，時加儆戒，是以按兵觀釁，暗地籌防。中間聽着龐士元的主意，命張苞關興，分路進窺河洛，張飛援應。



雙方，因之孔明得以乘間恢復關中，蕩平并地，聲勢十分浩大。

依着雲長的意思，便要起兵進犯許昌，與徐元直切實商議。當下徐庶諫道：君侯請息遠征之思，先求近攻之策，昔人有言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昔吳方入郢，而越卽入吳，願君侯深思！曹氏之不可猝亡，而江南之近在肘腋也。

雲長道：元直得無慮江南之乘虛襲我乎？徐庶答道：自主母凶終，吳交已絕，彼既絕我，卽當附曹，既已附曹，則曹存亦存，曹亡亦亡。曹勢日危，甯彼江東之福，彼限於危急存亡之際，甯不助曹以謀我，謀我之道，非出夏口以圖江陵，卽由江夏以窺巴陵，勢之所必至，理之所必然，勝則足以窺長沙，不勝亦足以撓我響應，雍梁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之卒，亦猶我之窺河洛以掣援關輔之曹兵也。江東文武輯和，將吏精銳，合肥戰勝之後，卽從事休養，元氣盎然，兵力充足，若以援曹之故，溯江上犯，殆不可等閒視之也。曹兵西扼於潼關，北扼於上黨，求一戰而不得，出他道而不能，必以唇齒之誼，激吳令吳出兵以撓我，我稍失守，則荆襄之防必急，而關輔之心必搖，曹兵必盡銳攻并州，而遣偏師以制關輔，以致死之兵，臨新得之地，一城失守，全功盡棄矣！

雲長道：元直之言，洞徹內外，吳既襲我，我當有以禦之。徐庶道：潛江沔陽各地，現駐重兵，水陸嚴防，江東決不敢犯，所慮者巴陵太守伊籍，吏事有餘，武備不足，劉琦多病，不勝戰陣，江東若沿湘



而上，則巴陵危矣。雲長道：似此如之奈何？

徐庶道：可令子龍夫婦，領水兵五千，直出洞庭，協助劉琦鎮守巴陵；令廖化、胡班領陸軍五千，駐紮羊樓峒，據險以待。江東雖有十萬之卒，欲越此險，甚不易易。君侯自引大軍一萬，出巡公安，既壯聲勢，亦杜窺伺。荆州之防，庶願盡力以任之也。雲長大喜，道：軍師計畫周詳，江東無如我何矣！急令人飛檄趙雲，迅往巴陵。所有水陸軍吏，悉歸節制。廖化、胡班去到羊樓峒，把守要隘。雲長即日。出巡公安，荆州大小事件，悉由元直理處。

那趙雲奉了將令，順流直下，到了巴陵，會着劉琦、伊籍，詢問江東有無軍事消息。二人答道：頃有細作從江夏回來，言呂蒙召徐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盛過江商議事件，三日未歸，現在江夏守將換了甘寧，夏口守將換了徐盛，呂蒙不知去向。趙雲笑道：孫權命呂蒙守夏口，即係爲着荆州無事，換防必有舉動，豈有統兵大將不知去向之理！急忙下令，命將水師船隻開赴下流，道人磯分屯東西兩岸，江東上水船隻，無論大小，不許放行，違令者斬。水師將校領令，即行開發。

趙雲吩咐劉琦、伊籍，謹守巴陵，自己兩口子統率部兵，隨後出發。剛到道人磯，前面哨船進來，稟道：江面上有幾十隻商船，向上流開駛，不服盤查，勢將用武。趙雲怒道：商船喧鬧，何恃不恐，必係江東奸細，吩咐衆兵，一擁上前，將船上所有商人，盡行誅戮，不必容留。衆軍得令，蜂擁上前，圍着商船，大殺起來。



那些商船，本欲賺開關口，越過上流，被趙雲令兵船圍攻起來，不能逃脫，就船中拿出短刀軍器，上前抵敵。趙雲見此情形，知係江東兵士無疑，急就軍中播起鼓來，屯兵四合，霎時將那幾十隻商船，殺得烟消火滅。潘璋陳武，見不是路，赴水逃生。趙雲正待教人下水擒拿，只見下流旌旗蔽日，金鼓震天，江東的兵船，如黑雲一般，層層推了上來。

趙雲吩咐將所有兵船，分成三路，一路分成三行：第一行盡用火彈火箭，射擊賊兵船帆；第二行盡用強弓硬弩，專作衝鋒之用；第三行盡用短刀盾牌，逼近賊船迎敵。安排初定，江東兵船，看看上來，滿駕風帆，駛如奔馬。趙雲令將各船約住，俟江東船隻，剛離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一箭之地，中軍船上，一聲鼓響，三路兵船上，第一行的火箭火彈，盡向江東兵船風帆上射來，風火相生，船身也就延燒起來。江東兵士，收帆不及，荊州船上第二通鼓響，箭如雨驟，三方盡着，江東兵躲避不及，紛紛落水。

呂蒙見荊州有備，知道不能取勝，徒傷士卒，號令各船回軍就走。荊州兵船上，見江東兵退，趙雲教妻子馬雲驟鳴鼓催軍，自己身先士卒，奮勇上前，追趕江東兵士。上流水急，到了附近，荊州兵無不以一當百，個個跳入江東船上，殺人如麻，風火生成，呂蒙雖勇，孤掌難鳴，抵敵不住，敗向下流而去。潘璋陳武，逃得兩條性命。岸上陸軍，見水師已敗，全軍而反。呂蒙回到夏口，再圖報復不提。





荆州兵大獲全勝，追趕了一程，鳴金收軍，扎住原處，晝夜巡邏，預防吳兵復仇，一面遣人赴荆州報捷。雲長自是歡喜，仍回荆州，與元直計畫孫曹兩方軍事。遣人分頭去河洛關輔，前敵各軍，散布捷音，以壯軍心，以寒曹兵之膽。前敵諸軍，得了巴陵捷報，軍氣自加十倍。內中只有龐士元，因張翼德出屯南召，襄陽城守，盡由士元布置。士元嚴修烽燧，廣置耳目，積貯糧草，製造軍器，接應出屯三路軍兵，真個士飽馬騰，械精糧足。襄陽處在後方，根基深穩，人民安堵。

士元每隔一日，自家帶領軍士，巡視城廂內外。一日，巡視襄陽北門，見一牙門小將，形狀魁梧，舉止沉默。士元一見，大異，駐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馬。下。問。那。牙。將。拱。手。上。前。致。禮。士。元。便。問。他。姓。名。居。處。那。將。拱。手。道。末。將。姓。向。名。寵。襄。陽。宜。城。人。氏。言。詞。暢。達。更。無。多。說。士。元。教。他。乘。着。馬。匹。一。同。回。府。命。他。坐。下。然。後。問。他。襄。陽。形。勢。那。將。不。慌。不。忙。手。指。口。畫。詳。瞻。精。洽。動。適。機。宜。

士元家住襄陽，久知形勢，一聽向寵所說，了如自己所見，不覺驚歎；然後再問他諸葛將軍西收關隴，北定并州，此後用兵，當主何道？向寵答道：以末將愚見，宜東出潼關，以收河洛，與荆襄成輔車之形，聯兵北向，以窺中原，既無進退失據之虞，又有左右提撈之美，中興漢業，莫善於斯。龐統拊掌道：將軍之言是也！立時修書薦達荊州，請雲長轉達大將軍，承制授向寵爲驍騎將軍，歸翼德



調遣正是：

求賢若渴，不遺大匠之材，與僕同升，愈見宗臣之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先主蹈於二失，至覆敗身亡，則繼志以興，惟望於白帝託孤之阿斗，而阿斗庸懦不材，又如彼也。祖廟號咷，則王孫爲之痛哭，南方設座，則孫皓尙有心肝。乃長坂坡頭，幾亡上將；荊州江上，再奪重圍。子龍以一身百戰，萬苦千辛，出之酣睡之懷，歸之孤掌之下者，只留得千秋譁笑，樂不思蜀之一個不肖子孫！是先主骨血雖完，而漢家禋祀以斬，則亦要之何用，保之何益，世俗爭傳救主，非以傳劉禪傳子龍也。今長坂之戰，既不獲書，截江之功，斷難再沒。因令以敗呂蒙傳，即不欲見子龍心血，灑向江流，英雄功績，盡於豎子，明謂不必生還劉禪，暗言何若死救關公也。前曰削，後曰筆，削者削之，筆者筆之，如此則中興之業，可不更望於該死之劉禪，而北伐之成，終得再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職向龍

震於復生之關羽，此於彌補先主生平之二失之後，所不可不亟寫者也。若僅以故翻截江之案，拉湊趙雲入書視之，則陋矣。

先主坐王漢中，詔雲長出攻襄樊，以解吳魏合從之急，而不遣一上將守荊州，以防吳之圖。其後，則諸葛之計疎，不得免於清議。玄德目守成都，命諸葛出定秦川，以討漢蜀同仇之賊，而不遣一上將離荊州，以扼吳之變。於前則關公之功大，不得止於籌防，只此三令五申之片紙，既復漢家之鐘簋，乃高異姓於雲臺，豈不重且賢於七百里之連營，忽大忘於家國，亦無補於弟兄者哉！

或謂截江之敗呂蒙，荊州先事得防，使趙雲不先不後，此時出而巡江，未免太巧，真所謂無巧不成書之小說成規也。前之得圖也如此，今之敗吳也又如此。既云商人至多伏卒耳，任命一將，可得破之，亦不必趙雲，何故走筆定遣上將也？曰：不觀元直之諫，息遠征之思，先求近攻之策歟？時雍梁河北並及三晉，既去操而入劉，曹勢不危，不求吳也。荊州盛兵爲守，吳計不詭，不得圖也。此因曹危而得算吳兵，因防密而得算詭



計者也。知彼知己，算則有時，決進決退，諫則有時，徐庶帷幄運籌，一段言詞，洞如觀火，非如演義之慣張天意者。比此以人事而得窺千里，會何巧之足云。乘虛上犯，敵何可輕。雲長敗亡，卽以明有陸遜，猶生大意，矧出奇而來，旣屬可料，自非筆遣大將，不可以趙雲當之。更非有意犯得圖之前文，又可知已。然則未可與小說一類同觀，毋自隘也可。

讀武侯前出師表，未有不知將軍向寵其人者。表曰：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云云。然終玄德之死，演義中未見試用，如何曰能之事，終孔明之死，拜表後亦未見如何事無大小，悉咨之事。以如此人物，出師哀舉，首列於武臣者，演義全文，乃不一書，不信甚矣。本回爲立半目，特以傳之，是卽可徵與演義有上下牀之別。



第二十二回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